

2025 RELEASE UNDER E.O. 14176







2025.08.08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立中央圖書館 中華民國



世亦又真
者有之矣
道之顯者謂之文
代自孔孟而下
實如荀揚班馬
者也彼世傳
難于明道之功
漢諸君子出而
天傳之十萬世
感天非漢唐諸
後入我
國朝文選之成
越越在昔浙河
二宋以文名世
者則



嘗謂公潛漢節公平仲其人也宋而蘇以下者皆
擬以商榮公亦其一焉自公少時特極羣書日記
數千言即有藏名于時

高皇帝親飛初科首擢進士第中書左丞忠勤伯汪公
別字嘗與得公名辭

上川以官

畢遂倚咨詢如宏願故事會以例改由受業結舍廣

西憲事

文望御極官翰林編修兼史事連謀

林是業終永樂大典先討議載連考功郎中終龍州
知府公為文一本諸道不為取指降為之身不為
鑿必經御筆見於仲之書幻氣色九化理實六篇

不辭之陳：珠光二策：不待沈天風激海波而
其在月日前則可堪來學可及也予嘗贊公像曰
首從魏科葬登無世文幸翰手經席相以政事者
身讀書憲府惟此惟正有守有為矣

或世之麟鳳後學之表儀道德斯在生氣尤存其本
山此斗有不停起瞻仰于子孫者也公之大節蓋
如此公之曾孫范拜捧遺文見若序引于戴景山
鄧林凡本不樹竟心遺物皆華風度見公之天能
明乎道為蓋從容于古人法度中矣雖展來年自
當見端于世子言何為哉予言何為哉公之履歷
見諸泰和王公行錄所遺墓文序不復及
天順甲申春三月之望

買善大夫南京吏部尚書致仕蕭山魏驥書

歐齊文集目錄

卷之一
序

麗澤堂序

送李先明還郟州序

送馬愈衡之刑部序

送李孟全之曲阜序

送程唐聲詩序

寶漢書舍序

送太原胡太守還京序

送指揮使王公移鎮長淮衛序

曾孫男右副都御史魏驥書



CC-0. PUBLIC DOMAIN.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送百戶高文舉朝靴序

送涼州千戶劉保祉原序

送樂平徐仲修詩序

地理均安序

娥江送別圖序

送給諫邱任實林書序

攝泉詩卷序

送王允中歸長安序

相賞中秋詩序

童子習序

贈胡芳敬序

送王廷直序

南屯春序

周氏族譜序

臨居室序

送潘君祥師任侍江心寺詩序

送醫師李思齊迎母還濟陰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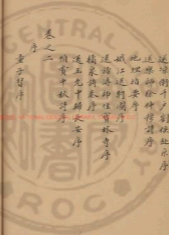
送江清甫序

贈醫師陳德卿序

送金剛達還會稽省親序

送王復世南歸詩序

卷之二



樹蒼堂詩序

松谷書房卷序

卷之三

壽樂齋記

學易齋記

秋華軒記

書齋記

玩雲軒記

吳山書舍圖記

芳存堂記

蘭室記

尚志齋記

玉振齋記

陶朱公劇堂序記

新建太原府志代序

忻州重修廟學記

卷之四

雜著

悠然樓詩并序

守拙子贊

六藝歲

愚年說

菊軒詩

RESERVED WITHOUT A QUALIFIED LIBRARY TAIWAN R.O.C.



存叶齊北

山谷蕭散圖引

芳桂堂銘

必造字銘

劉雨剛字說

黃允吉字序

及且齋賦

書西春軒卷後

韻法歌括序

卷之五

通用例體圖說

發露李江列圖後

浦湘八景圖跋

時習齋說

介石齋記

容林軒銘看序

跋康忠公書廣平梅花賦後

孝友堂詩并序

河渠送別圖詩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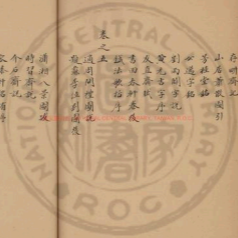
春川研茗錄

海月閣叙贊

夏茂堂銘

三農齋銘

書范氏讀書程于後



祭文

祭太原府城隍文

祭太原府山川文

祭周宣人文

墓文

松所處士尹必墓銘

王處士墓誌銘

傳

明德觀處士傳

附錄

故中尚大夫魏州府知府葉公墓道碑銘

麗澤文集卷之一

序

麗澤堂志序

右副都御史曹孫芳先生編次



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吾夫子之言也夫子時
世致來已若是況去夫于又千七百年而學者同心之
弊日趨于下可勝探哉學必務于講習講習必有于朋
友朋友之誼在乎心相孚也形相忘也氣相下也善相
資也過相規也道相得也德相補也學相道以成不可
一日無者也昔曰麗澤先生子以朋友講習然則講習
之資大朋友共蹈而澤之相麗又相浸潤互相滋益而
所以相孚相忘則下相責相規相得相補相道以成者



祭文

祭太原府城隍文

祭太原府山川文

祭周宣人文

墓文

松所處士尹必墓銘

王處士墓誌銘

傳

明德魏處士傳

附錄

故中尚大夫魏州府知府葉公墓道碑銘

麗澤文集卷之一

序

麗澤堂志序

右副都御史曹孫芳先生編次



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吾夫子之言也夫子時
世致來已若是況去夫于又千七百年而學者同心之
弊日趨于下可勝探哉學必務于講習講習必有于朋
友朋友之誼在乎心相孚也形相忘也氣相下也善相
資也過相規也道相得也德相補也學相道以成不可
一日無者也吾聞麗澤先生子以朋友講習然則講習
之資大朋友共蹈而澤之相麗又相浸潤互相滋益而
所以相孚相忘則下相責相規相得相補相道以成者



雖官商相宜伴古相和魚川珠而為堂燕亦足以喻其
說矣是故則辨雅徒而義理可以明黃陶所染而氣骨
日以化相磁珠密而聽業日以新凡天下之可喜可說
又孰有知于此哉此聖人子麗澤之尤所以取人朋友
辨賢也後之學者或不然其朋友之文也以時不以道
以利不以義而所謂辨賢又不適詞事而已耳此則也
而已身志已入身而已身不相爭而相欺不相志而相
苟不相下而相高不相貴而相忌不相規而相蔽不相
得而相猜不相補而相攻始也論有執法以相難然也
反睦下石者不相愛尚何望相順以義麗澤之益哉行
人心之千古世教之益衰學者之泯然日趨于下者皆
是也思陵陳生性性機警好學書題其肆堂之序曰麗

澤堂蓋有志于道反以成其德者名堂之義已著于衣
史鏡先生所為記且編史釋則麗澤仲樞考其凡四方之
名士以求其德其所志極與予夙皆有遊游之好戲一
言為序引余作在功曹子乃又傳即公為局司在 始
則始編纂也子乃伯費善先生為同事雖處荒不足則
所請然義非果却姑書以從之異日履階趨侍之頃倘
語及而身入焉不知諧父以余為然否耶如然余亦遂
為序

送李錦還邗序

余讀柳風之七月東山二詩每慨卷而歎曰斯民也何
幸玉斯時以被斯澤哉平居耕春者內外服勤所事上
下相孚以情天時人事順其宜膏祭春有適其節故觀



七月之詩照照然如在春風和氣中不自知其海濱而
決瀕也者事于位役者事王假以忘其凡先民情以閱
其勞上下心志之文既出不知行狀之難歸得逢有女
之詩執觀東山之詩既既為不翅若家人父子相語然
宜無以之王業以與周初之五化大行也遺王近我旗
詩云春秋作世始有以王化之故塵網其民而棄之者
矣齊氏時以效其陳餘華散而矣抑以見三代教化入
人心而三代及治使人以人道也方今
聖人出而四海一治舜時雍熙三代而過之遠矣平土
有耕擊之難四裔無俘獲之警現七月之化為善夫此
年也

臨凡位役而者疾者代役焉而許歸其卿聽自使視火

山之應為元濟吁斯民也示何幸生斯時以彼斯澤哉
友人李允銘與余僕戎役于涼以今代苦學家婦其歸
其卿也允銘之歸余不知今之無耕古之非于意其
有母在堂于姓滿前奈老瓜萎為于園木稼春搜野于
場第為春酒以介壽示于七月于何使然室無伊厥戶
無蟻晴鴈不鳴于怪鹿不鳴于曉輝瓜苦菜薪亦且香
色况制索本可勿士于行杖屨又何少于東山乎是則
允銘之歸也以忘其任役精處之勞享其四里從容之
樂者誰之歸哉其日余以乞告而運將必適印却采允
銘 盧而遠焉允銘謂余五示或殺羔羊以別酒饗余
余當相與誦東山七月之章以相壽于時也試與允銘
辨印却之上下東俯為期西半水游南望峻嶺諸山北



呼龍阪河朔之憂詢周火之遺廷既風景之外非遊風
流于往古際

咸明乎當代故不憚然遐思既無與感則然長嘆于涼
之士友咸遠哉于城東門之外余則書所感為免銘贈
免銘共尚快諸

送馬舍衛之州外詩序

洪武三十年夏四月余京州衛事馬侯奉 藩府命以
蘇事嗣母也元宗之婿紳士相率作詩贈行而為會者
業為之序厥初有感焉涼于這代劇改之餘初為年
暮入哉

網與國來以吾土也河朔之衝自古漢晉相承不可
失控馭故首置衛命重鎮以鎮之時侯先之將軍首承

佐鎮趨救廣請禁侯爵嗣官守左箱計二十有八檢于
諸矣試嘗探行迹即而環視之昔馬赫蓋今舍器奮昔
馬得日今吾歸以昔馬斯整而期雖今吾望時以七連
澤境之不舉推大之相聞而侯吾人休養生息以涵萬
才太平之樂者誰敢可不念乎

上德化皆吾守土者之志相得也才相濟也治職之相
協恭自作鎮廿餘年間視地衛至倫不可理也者獨上
下相安恬、思無一事相激挽侯于走與有力居多此
宜文如

萬前而特肩今日之選也欲先行也新州母之故蘇州
丹之人吾知新駕程中就熟路于侯乎何有寒涼人之
私其寧舍侯之是去我耶故于祖限決指蒸水蒸山相



謂而歎曰是日古侯素所游居者乎曠風景之如昨既
道安其為殆春占題賦詩以試別者觀侯昔年而遊歸
也其兵侯者為南國詠甘棠乎既序以述之復致以頌
又

述李孟春之由車序

魏天三極之聖作乎古而稱于今雖其刊澤在生人魂
尤在茲世其遺教餘儲變乎其無別者不可一二數矣
若教化無育士紀揚家衛封膏墾子結邑出居第宮廟
墓林牛馬糞如一日長存其惟孔子乎孔子之道所稱
曾子克齊自王人以來未有優其或者于走于尤信世
之學孔氏者或得過其闕史遂一日之游猶以茶觀為
事况親美其人實踐其道為何如耶士孰不心滿其書

講其道如馬全及其門中馬非其堂而然也不無
其壹丹不止遠人自畫而達或中道而廢者皆走也以
由也升堂止未入室宜乎有謂得其門者寡矣使誠得
其門而入以成于室馬固無待過闕史為聖人使也然
有匪僻壞之士不過大良師友為林歸幸或過闕里以
瞻仰先聖之儀容而應詢其風旨庶游之所以親感者
兼道之誠旅屬吾達道之氣亦不為無功既而李孟春
將門子也年方盛氣方強不以武事自名作雅與章布
相游從蓋有志于學孔氏者夫博庭禪甘涼閣今將東
游齊魯之郭余知孟春是往也其必詳問王荅尼山慈
而觀瞻聖光謁孔林于蓬城表門闕懷襲國之觀射既
拜寺之珠旒故壇君之春風晨良捨之清露能不可思

次歎悲思迎悲何聖德乎無窮念後生其自畏所以觀
感乃心操德乃氣不有特諸已必有過天人有善全足
往也余得刊司以望其歸以和其所得望化而榮觀而
乙我士友感詩以壯其行余因序以規之

送陸序登詩序

上古之書有三墳五典八索九丘在遊乎其間與古大
子玉則李吉所唐虞春秋山穀麟刑許誓各體亦叙而
必能作書不多也下逮戰國通街為天下製者時或列
揚子孫其中韓商荀之徒雜然出立者皆編各自成家
而諸子作書亦不少也逮秦嘉瑞是一空而漢儒徵拾
頌頌于仄信之條然復又運以易為起而諸文作書
獲多也唐漢晉隋唐詩賦辭翰之學與而書始多及宋

而道學文章煥然蔚然賢才輩出著述滋繁由是書之
多元棟汗牛其之勝紀矣書惟其多也學者病于博而
寡要然後類書之習尚焉諸家類書未者悉數若前代
所修四庫府元龜曰太平御覽曰太平廣記門部篇第
類聚等本號各千卷可謂大矣然蓋若當今
聖朝纂修之大正厥哉古今載籍所有几經史子集九
流百氏仙佛醫卜下及雜官小說舉天下萬事萬物一
皆會萃于走書使無少遺也如海涵山負元塞才覆載
之中自書契來未有藏于此者矣然其事功之宏廣固
非一人一手可集者况博選中外儒臣雲集林會十
文淵閣以分類撰閱而九流百家仙佛之書則各命其
使事其事以崇道焉而陰陽曆數則隸諸天文監之



官屬又各舉河如能堪其任者予走吾邑到所經原聲
以庸薦知來也在下止閏月而管度即得賜歸余念與
原聲相黨也逆錄吾所余安本難然哉
閣下每以備入某國矣則司運即合或算燈小酌或對
稱清吟或雅頌佳味情語力詢天親知朋舊之好文
人情物態之變史某也存某也波某陸陸某缺替俯仰
二十年則則則景既恍如晴窗之夢歷歷在日曉忽不
知悲喜之反居或落之相仍也如是者數矣余方欲去
老嫗勤窈穉無補且暮終事嚴帶累休告余兀坐先成
以歸也得不望吾伴如故之思乎士大夫感詩述之各
因叙其事為賦以誌別

書漢書各序

出工處而神門僅三十步持履有漢白石塔崖山中竹發
漱壑如委帶然故名玉帶天而產之美園曰水木珠玉
茂其西莊之隈為鄧氏子才美居焉井中而不啻在野
而不但曰治生讀書其中充然若自得聊及理部主客
司主事嚴忍无比持其所謂宜漢書各序卷滿余文既
請序諸首余惟浮湛世故雖去解頰又然山川風物之
勝又賦文游之趣無一念及了照心司開而不替志者
也况家乘即玉帶故余約存所今鄧氏書舍之有竹寧
不使余竹庶喜而賦然嘆乎吾邑為題望將人才之盛
在昔風聞雖當宋季時為良孰政為名法廷若菲簡忠
公其人者傳茅艾毋猶表：在人耳目自有元百餘年
來才甘不生也人非不學也而文風士習平于披靡而

不假遺落而無成迄未開端歟予當世者遠至正開始
碩卿先達歎君子者出而一時同志奮然起而宋之無
後文聲日以揚士氣日以昂術藝濟濟出為時用者無
慮數十輩爾余環治而力發則亦環殆哉有其人夫夫
何不十年間志皆忘及中材皆不及展遂淪辱以歎忘
殆盡而林居卷處棄遠之表後強強之餘譽甚眾實予
無幾焉吁天之才物何上應之乃逆而凋謝之已取耶
何治世之孔道而殘廢之尤易耶方歲餘不自己述一
則鄙哉書卷之有作豈止嘉嘉才美知得榮貴以才美
而觀吾鄉人子弟持必有現現如斯當

大明健照登壁重輝之時者焉余于足于有望天如之
何不喜然此以人而勝人而學而道學不使學務實也
務實之學不講也夫抑在開新先達屬之誰欲幸余其
日告運福巾茲杖過才美宜讓上必書會于辱尚與吾
鄉人子弟共編焉可于吾同思允請始延余法：桑梓
之懷丁卷端云

送太原胡太守還京序

洪武七年春二月知太原府胡侯于才得代朝
京師將行或謂太原晉名邦胡侯贊大大以贊大大故
名邦方治理民和民知向化不再春而
朝廷奪之去惜乎或謂 丞相伯氏也非由故里也
衣錦還故里歸拜伯氏子相第且起遠鳥亦榮矣哉嗚
是皆常人之所慕而君子所為則不然常人所慕者世
俗之於也君子所為天下之公也天子以天下為家于



為民無遠遯惟修百官無疏戚孰謂奪賢使即却其不
民乎人之行有三志與存而已矣故君子以顯親教忠以
事君小臣子之志而孰謂親長官以榮一節云乎哉僕
惟周子身居流于時利澤清于人人曰是而性內之執
政特使外之方伯連紳等而上之何患非生為後世者
唯在于德為榮如今時名益珍如今時利澤益厚于人
如今時他日將使門人故吏結紳之士望而拜之者同
吾邦之賢大夫也名位辭家而愈彰
朝之公卿大夫相謂曰吾相君之英季也德業蔚乎其
相輝此君子之所為而德之所當自望者不亦然乎君
大措其去以為義榮其輝以為善時常人情耳然邦人
固不思一旦念僕於使亦望一里而而遠德然無志于

邦人耶使歸親

天子而無強國將必弱則政有所施事有所可行生
民之可利賢才之可舉使具教子之詩云君不君
于民之父母邦人既以喻吾侯又曰君子來朝何錫于
之吾屬于德之行卜焉指工官非餘屬以獲茲詩盛榮
之而除校官宥君遠讓俾予為序余蒙使之風也久於
是于書

送指揮使工公移鎮長淮辭序

洪武八年冬

詔以昭身將軍太原衛指揮使工公移鎮長淮上閩其
年過而久嘗于外使居中以休息之親之送也者行其
幕府將校嘗受知于公者收其不可留也乃持銀素屬



子序送之公世家廣信沈勇而敏精信練武事俾有戰
名將風切中原少似郡燒半卒公與伯氏千庫公數其
忠有德之力鼓衆謀與為捍禦極鄉人子走倚之如藩
地當

聖天子受命肇基江淮公與伯氏即序衆內將從松關
前又數有功上因是使過之遂累膺爪牙股肱之寄有
非他將伯者七其命守衛了太原也故以此樹相漢柱
則權雖不可逃以爲故府公與郡使以缺之難當
刺峻清明遠振無事然所修城壘謹行嚴番禁泰既以
或不虞時從容整頓詎入行間曾以騎射教以坐行遠
進擊利之法躬自蒞閱無寧日飲所部皆樂為內公使
大臣多嘉賞之難逆馮少廣亦莫不以公為可賴也予

萬觀之人而身委過時正之行孰不欲以正濟為已任
以功當富貴為可措取有然其于材之固宜施或既于
時或制于命乎天：馬無馴者世常有之至于材之能
為時之可為命之得以為而無憾焉者百無一二邊今
以公伯仲之材名身：如此而遠際夫

皇上興隆之時能如春命而在首半數來歸以盡力効
勞于中外其非委過特止當款竹向之負固弄兵以觀
非望者余皆無後存如公之立功止當享有爵位如陳
等州輝映立易得哉是則

聖春河潤而有是行也宜與平車公留守中京公竭忠
勞于集衛將必思所以報乎

聖天子降過之隆春履之東以盡臣子之大節宜止夫

項荒之舉以洽友于之情而已哉公雖老矣尚能致中
上為他日感示可用則諸君亦復會于尼節之間也
在彼其不可而予故于門請為論別之情以還公之事
而遂為序

送百戶高文舉別親序

指彈使使白公錄宗之三年春遂徵既平志矣指政果
遠近來附見于中無事為我請行校尋從客於安邊
事入計查整屋慶廣耕止善官政修苦城時聞隸士為
為職守備教

國家長久利公送度訪將致之任所德者以其事事之
無何有

吾命考功復江武臣之傳之非在冊者委其名別許矣

無其人哉况雖古欲出存孔子時書一正之已志耶聲
嚴政絕且不允江齊崇于魯引施之日况遭秦滅學之
餘代之可變孰能及止于漢唐以來正樂間用在
朝廷宗廟猶不能附于正而宴享之聲淫絕之禍胡哉
是法者皆然矣况望其能舉天下之弊習于習弊之弊
舉古雅之不履你備王道難矣哉今
朝廷在上文物大和正積百反一切史張得歸于正豈
獨了禮樂哉道之禮樂之作定厥初禮樂之備歷代後
者非書生積德可共之謂即德化之大古河亦有所作
之病其有適于今乎今之制作宜莫大于復古禮建合
集：度禮復宜莫善于虛周表奏之法表奏之法自學
始學之用來自孔廟始周樂因自秦代而所宋西之郡

學未辟洋一洗俗耳其不自仲博地予于仲博之作
有以感才前所以勉于後非特曾後古矣非當今之何
卿及顧先生希武美哉即厚博君子也請以是贊之
述書為送序詩序

地理情要序卷前狀九月

有為地理之學者望於天衢嘗入天台中遇異人
授之海行口授之秘技凡山川形勢之長忠風水
之合生氣之成聚散一遺其是跡而主自力所及
則雖遠物者之闕奇匠巧者有所得而甘莫能造其情
焉時或出以試諸人則穴法所定微應所值所堪可以
奪神功移天命者又不待燭照龜卜而皆能觀其成來
其命局視俗師誤術拘以宗廟方位者不啻天淵然矣

故博探良舟神必梯之原於云余與別止久適逢余漢
居出其河慕地理者予予而官曰斯唐之世師所以書
也地理家莫不奉之郭氏好諸曹楊告觀曹楊之旨蓋
得十師之備餘為多然其間未聞一指及之故為纂類
校學與凡業是者其之俾得其學知其人上不信于郭
氏下有問于曹楊為地理者之指要可于余謂孰不可
或借餘之論則非余所知也或曰汝本姓司馬書所稱
司馬顯陀嘗對古宗制道知于張麻公說者也或曰
楊之學得之兩僧余仙余仙以新行河華開文皇帝取
其圖任入內府世罕得傳及黃巢亂楊以蜀師留奔江
西傳之曾原諸人以特考之重壯之學亦有得于余仙
者耶蓋楊知得于余仙而不知同于亦耶蓋壯與余仙



一本諸郎氏而揚不及言之即抑揚以其序層非齊業
而為之諱耶非余之所知也而和者尚辨之言也者書
之所不能盡也自青囊出錦囊諸家何謂源遠流分千
言萬語要不越乎養生氣之一辭審能心融而理會自
擊而道存則言也特登碑耳登碑為免免故多光得而
或忘登碑為亦得者可無或情要之云猶是欲於嘉原
餘之用心果運造夫斯斯也為後以識之

城江送別周序五十二月

頃蒙上書以贈父葬本簡書恨以代父征春義之世固
無間于男女也然父母不幸違事爰為子者肯當在男
不在女苟無男可肯從為女且然而况于男子命有其
父痛戍子為望之外乃于湖則于十載之餘日夜痛心

疾首動涕沖然念一起有則無白之母在堂無應門之
童可將命無奉功之親可葬蓋無紀綱之儀可代勞日
侍其奉而不容暫離也侍于子春馬則羈旅之又在於
有易萬歸歸之歡有物則有書之懷有杖北妻養之望
持了立之身動疲笨之役而或帶之連獲天其謂我何
寧度不幸至此連連之難如紙隔可不度而處以權之
其宜哉吾子嚴亦則儀見之生之又成于而南炎之未
提也懸懸為欲任以德其開則流離之苦願家單母老
無他兄弟併養遠地有年弟某於今得告于母氏羣躬
盡瘁一以獨書于而奉一以曾蒙于行索為遊往遊歸
之計且古行于士友同寓城江送別園香賦詩社之來
請于序大城江者皆曾氏女新水葬父以存立名之所



也今予以爲別其望生以孝勉于斌斌以身殉父于既
殺其尤愈丁使管本商代又丁有生之前乎以身代父
丁有生者止鮮況能以身殉父于既任而可多得乎之
二人者以女子爲烈又火之事况爲丈夫者而可有媿
于女子于生而觀斯而咏斯什德哉有得丁詩函之表
其知所勉矣余後何言

送詩謀師住寶林寺序中戊春正月

昔者別峯同公之王寶林也余嘗與其弟子道初萬
有二子者游而攝之謂如必才若三環碑也道業之壯
博也交游聲譽之崇望以宗屬也至作浮屠人得之可
保辟伏在吾徒中其道明能立以標范于人士儀表乎
別野其說施均能印用何益惜乎逸群方外獨善其真
以終老况時諸方印宿猶賴相望如必輩不少何賢才
所遺猶明珠之于碧海也若是獨不可奈乎二子者聞
余言無從寄惜嘆以爲過

皇明建極之六年求才補治正賢孫方見薛蘭撰惟日
不足乃 姑徵仙佛之徒之高才者拔其尤加之冠服
優之祿姓第之器能命以官時必凶亦詳而道初爲有
在選中爲有此受 命判長蘆將運益飲司履姓氏曰
能讓者也道初則堅所守不復作操其政業以歸主于
會稽之妙相寺親世之榮者若將挽馬不我屑余時守
官于外聞之實恨素論且喜爲有之身于師義而從道
初之教不化也余載余出獨遠微判運弄以事廢死
追念夫時皆抱負之素遺榮之除時非不可與命若見道

使重吾道之歎及晤會遙知山中相觸故掌矣余道
初以諸山薦仍入烟實林之席于手自得者雖世土獨
之雄大雖世土獨者固道初之亂志將更甚以歸儒者
尤余之可素望也孰使余之望歎而道初之志平履耶
念之又有一發嘆也道初狂矣指其山水則皆所臨眺
也觀其臺殿則皆所修降也按其書牘則又皆著之可
解從也今一垂錫如鳩乃林之武杖軍風之振如吾道
鳴之疾如昔四方來學之菲道如昔以吾先聖有光
教觀在道初茲揚力不若大從高情于世外遊倦覽于
物春故天柱之雲霞托楹閣之風月清操中辨于遠講
之益昔余所消執不化余若起坐獨化于天化之中矣
余而何言莫止之所共滿成道履江游以請既別余司

道真借以序之

橋東詩卷序 乙亥九月

吳及錫叔測甫儒而醫者也以橋東自號聞示余以石
借仲而為嘯廷秋詩若干篇微余序卷端余聞林洞種
學濟才以文賦家自重垂垂處寄一出以試于時度志非
果達即廷託了醫者決從余華來再漢游業日益精用
諸人也日益效斯橋東之說而由取也歟昔人有種橋
藝升故時疾疫蓋神其術以濟大人者也吾不知叔測
之于斯其神為何如然觀諸頌述一皆目之醫身以醫
而目吾神測未為知者也余于此竊獨疑焉君子之行
已一視大志之何存知志之何存非意乎他不害也橋
東之志豈宜做大神其則以濟人字不在仁其道以利



澤于時耶仁其道以刑澤一時孰非所欲也而時不我
與焉吾神其術以齊人為猶愈為耳吾知耕田之取是
豈故委于醫哉彼矚于時以達天道攝也為南國之嘉
樹受命而不遺東德而帶夫以可象之行充錫育之貴
矣采也既深而可汲深則而可食至收之而勿幕澤
乎亦有年乎其泰不窮室若楚大夫於諸試備以自
沈如文公止繫于香以上出為功也歟夫然後積累之
志必以易彼孰不孰夫吾知耕田之取是豈故委于醫
哉獲之喻運者尚亦有歲于余言也夫

送王允中歸長安序

先正有云才者德之資德者才之師德蘇才謂之君子
才蘇德謂之小人誠哉此言洋朴既散浮偽愈強百家

衆技則皆需大才以濟其術然切于世用而大者則二
學道要大于儒從政莫大于史。與儒者者一堂合判
攻而二之儒即史之品史即儒之用故皆得夫尊德師
遠才者為之用以開聖學以濟人心以代天工以理庶
物正道明為仁政行為信辭儒也史良史也風俗安得
不方天下其有不治者乎惟大略才以長德者出一或
溺于詞話詞章之雅一或退夫刀筆管篋之私治休日
舉士習日庸儒取都堂之記史典略濫之拙甚則至于
仙道傷教書成或為天下害豈細故哉余行四方閱
人夫矣何格德者寡而稱才者衆耶良可為世道一嘆
自入關西秦城工允中八于涼州易正而不浮樸茂而
不華聞其說道理論古今事可吾胸中了然無滯礙事

衡策嘗作碑伴字史筆所許將收平位或服其心據余
嘉其人不自乎車句有術者風不著意刀筆有史者之
排辭非德林者欲令時休各歸閣中余聞閣中習俗有
中古之淳君先中者抑其習俗然雙跌使然也其知必有
不得中華如此中者如先中者欲為民主者使能操屬
而作其為甘可為德林之君子矣何患無用世之才也
或問先中之行當中言以勸之

預嘗中秋詩序

世謂謂良辰美景賞心樂事為四美而人但難于其得
也蓋四者二繫于天二係于人；事之良固難齊天時
之美亦難陽故或得或失或遲或速而往；不相值宜
莫難于所窮之士莫易于榮達之門然榮達之門榮步

於香鏡席不遑先圓臺謝綠竹倚羅帶舟安酌以取法
一時尔瑄有其美豈得其所以為美哉矧其所以為美
孰謂在大斯窮之士才或擇材才寬闊或羅約才窮蹙
才時也過好天良月神曠氣舒借書心人十數輩于丘
園泉石間山歌野蕪一鷓一詠之頃心無榮相會身與
世俱忘俯仰堪與歡悅今古共清風白月為主者以山
水花鳥為供其快然而自得浩然而無繫于時也吾不
知視大人世間之遠象欲飽如料免之貴金寶之富為
何如耶是其所以為美豈僅得之者鮮而知之者亦最
希濟南許安仁窮富京城之南乃八月九日會諸士友
于村墅曰預嘗中秋也或謂秋中在朔當何必預安仁
秋會言曰予不聞曰美之其難于安知後夕之不如茲

辰子又安知世辰之同不卜彼夕與子况余與子皆未
西南北人也而皆北州聚首何殊薄子水鳥子雲為衆
我何時而不顧哉子是論清氣以港秀驪序嘉善以引
蘆蕩野延滿前虛頊傾揮照狀窮日來不知疲快然浩
然而伴其所及不在在亦皆爾子一會至今日為城市
不可及然永和瑞賢取通當時意後若若是非得其
而茂然故今吾使子斯會也為得其美且舉今日歎亦
其痛較其機視今小視省以倍吾感此據即古人云使
我有身後名不如生前一杯酒衆相顧大塞地飲悲碑
野賓王介弟凡十人少歲誅月對各占一韻韻成一
篇或既得人字或如左而又為取諸詩端

坦齋文集卷之五童子習序

右副都御史蔡應瑞次

楊李來以自滿近春既有年理諸子之過時失教也乃
樂括小學及益以歷代孝弟故事凡子弟之所當知當
行者輩次為韻話一編而下以直說解之時其家庭餘
力必使子投習起速夫成功也同名之曰童子習因將
以過余閱一閱之稍然易讀了然焉此固不煩耳徒而
諭而事可立行無疑所謂養其良知良能以先入之言
為主者誠使于童子習也古者人生八歲入小學教以
弟子之職六藝之文蓋必繁且博矣得其全書已遠也
夫明先文必竟稱諸經傳記前古往行而書內外六篇
以嘉德復孝悌益風化視古全書其得教人之搜往欽
今是偏也俾登堂童稚授習于八歲之前而以文必書
諸誦于八歲之後所以幼成習習所身錫映之有素又

辰子又安知世辰之同不卜彼夕與子况余與子皆東
西南北人也而皆北州聚首何殊薄子水鳥子雲為衆
我何時而不顧哉子是論清氣以港秀驪序嘉善以引
蘆蕩野延滿前虛頊傾揮照狀窮日來不知疲快然浩
然而伴其所天不在在亦皆爾子一會至今日為城市
不可及然永和瑞賢取通當時意後若若是非得其
而茂然故今吾使子斯會也為符其美且舉今日歎亦
其痛較其機視今小視省以倍吾感此據即古人云使
我有身後名不如生前一杯酒衆相顧大塞地欲悲殊
野賓王介弟凡十人少歲誅月對各占一韻韻成一
篇或既得人字或如左而又為叔諸詩端

坦齋文集卷引嘉童子習序

右副都御史蔡應瑞次

楊李來以自滿近春既有平理諸子之過時失教也乃
樂括小學及益以歷代孝弟故事凡子弟之所當知當
行者輩次為韻話一編而下以直說解之時其家庭餘
力必使子投習起速夫成功也同名之曰童子習因將
以過余閱一閱之稍然易讀了然焉此固不煩耳徒而
諭而事可立行無疑所謂養其良知良能以先入之言
為主者誠使于童子習也古者人生八歲入小學教以
弟子之職六藝之文蓋必繁且博矣得其全書已遠也
夫明先文必竟稱諸經傳記前古律行而書內外六篇
以嘉德復孝悌益風化視古全書其得教人之搜往欽
今是偏也俾登堂童稚授習于八歲之前而以文必書
諸誦于八歲之後所以幼成習習所身錫映之有素久

為文公書之徒征乎觀其編述雖一遵伊川先生欲作
詳敘童子之意而尤本諸管氏弟子願之遺文其兩解
在說又有語夫許文正公大學之則然則先王用心固
宜施之序序使家傳人誦以華法俗則書書之陋習以
濟先文公忠幼學釋風化之甘美豈直為家庭子弟設
求達成者而已哉

贈胡孝敬序

德之遠大而博百家眾故道以術其術況儒者儒者于
天下之術莫不擇于世用而濟人天凡童子醫醫之術
尤必貴大儒者也其遠請也精其制用也審其持已也
正其立心也但不貴身儒不可也嗚乎天地之宜通乎
陰陽之道通乎造化之原擇于性命之本研度于鬼神

之奧得極乎名物之區不貴身儒尤不可也先正謂事
親者不可不知醫余則曰為醫者不可不知儒也故傷
之貴以為則術必其諸人新陽胡公若首儒者也其于
孝敬辭敬而好修事親之暇時或取醫方者徧閱之久
之若有得焉試諸人無驗每從得身試則儀也儒者于
未始如其如醫也今年春余及於用中走上氣喘逆履
則若股法腫諸醫皆以氣主之藥日益連病日臻探留
危亦吾矣孝敬居無鄰一日過之切其脈沉數而濡按
內証正諸濕腫滿為子詳諸履脹大屬于熱熱在清大
濕在導水石之以參木佐之以蓮苓伴服之適月而差
衆咸說之曰孰謂藥之服必甘醫耶用中屢語余其故
余謂天下之所謂吾儒者衆矣以醫若孝敬一引子聞

即後人于危亡之地作走心以遠遠不已在吾道自可
達到而大得明養術之餘事之舉也何有考故曾天
志嘗宜必躬手遠不局于道務乎大無要于小其守自
足于是我國中屬諸士友為聲詞覽之而徵余序余既
嘉其能且惜其才美將進之于道也故不以確而以規
步敢尚贊語乃翁謂余言為何如

送王廷直序

士或成于學而不若其文而四明徐思亭氏王廷直
氏其尤善于余者故思亭以文友之誼廷直以連科之
好道同也志同也即即同也而在名位部位居在堂虛
出入無供言如無聞有言共觀有詩文和有酒備款有
事則更相款為情字亂命翁如攜如轉十數年來無故

未嘗一日舍之他也每相會曰我三二輩不意淪落中
相與非所謂異姓骨肉者乎趨事之暇或相携扶出游
平沙大漠一日千里盡天東南唯見雲陰渺無際又相
謂曰聯書遠歸天其志余有日子無相勝悅然如失如
是者數矣蓋余早大信恃思亭廷直皆其處在堂舍之
室不置居無何思亭兩表計游空泉既致生疾與廷
直為位哭而廷直莫如初禮又或出游時延頤益東望
思亭與廷直為位哭莫如初禮又或出游時延頤益東望
一則曰情事其馬中乎一則曰丘墟其膝鬢乎一又曰
情關之淚眼其揚乎復相顧流涕被面不自禁如是者
尤數時余三人便供木方代足成與廷直得告代即
浩然關歸計不廷直承徵之批筆未還余獨斬舌歸者

頃舉舉遊四明求而寧可在而則為通湖游守戎有地
運之嚴遠宜而運法帶味香也逆則思字雖已代湖之
酒泉夫治及廷立碑又獨然改焉如夫今而復思字之
行也我輩便得此供否耶世事難必類以余抑念自原
若上當時行筆每處什伯益指廿年間得况慕報之餘
死有不可作在者而莫何而吾三人者幸無恙爾余少
思字一歲多廷立七齡而面書壯而稍重余則鬚髯白
餘一額然爾矣又不如今而後當若廷立運而三人者
之非處雖奈何如就得如何之相與復幾何時耶可寧
物有之生我哉我固自有所在不將杖屨長于身外耶
廿年相與之事可喜可憐可嘆可歎之恨難置于吾前
其能更忘情于廷立之行而惜無一語別於廷立任

矣疑蓋堂之朝輝休格村之暮雪深松嶽之內露翳秦
梓之先陰情事每舉雖憂替憐晚而舉肯一面向并州
故鄉之思迫矣為竹處世如此夫予人也何為我入都
感抵思字故履所東江邊吾已正幸為說音聞以履報
必不重金之壹誓為也

南七卷序

甘州中衛千戶江夏黃侯謂余言其守戍永嘉時序所
却也回城南近却葺屋數楹于嘗所理督地以時照休
焉凡僚友之所嬉遊都任之所召集四方賓客之所往
還咸于是在目之曰南七每風日清黃侯會心人歡
筆或投壺習射或論文史取古今事入詩函或登高望
遠盡層胸或按書回閱觀泉藝生意或方缸裁酒南塘



權欲英新准可之笑談宴酬為樂無度甚然不知軍旅
之勞而自得兵圍開散之趣固是南正之名勝則永嘉
人士為之盡者又亦誇者以稱賞之不置

及能無得將之威于子虛為序之子
惟予各處客河配

雖不及一樓為閣
茂若大局 白橋之奉百里荷花

為郡之暇游應河在載諸篇車不遺風餘韻
香治自元政亦秋滿正有弄兵

海上以竊 強校有年今

皇風正變為若非新府碑是守兵農制安書聲村落營
歷之開非見煙火校燒不涉無其息兵弱春陰來務滋

秋邑陸者造為水有街舟而風時若舟不搖故使吾人
休休焉安于飯臥衣食以酒濡治化如此而侯之七成
有當無事時其舟也其物之盡成而然休之所不
名于它且曰向也其必盡忠新事是宜物一已適一時
之樂而已哉好大昔人治臺之留田涓滴之難計銀壘
相望而不能一朝夕安者何如耶然則閣之文之誅之
歌之以揆寓

歲代之大千氣象又誠合作宜侯餐廣惟謹以遠想不
忘也乃今屬序于余余方恨即卻不及再舟使使以文
辭銀石其間抑不重予之愧也夫姑書以識之

周氏族譜序

周之先自禪元吉者居上虞以積善起家捨宅為寺所

邑稱之為長者故可居城南之山以長者名其九世孫
發既潤清者誦莊山中亦以名之不減由宋唐元至今
十五世連數百年為邑大姓其子孫世守大抵以儒業
州學多登名科第及為刺史為郡佐為安撫為提刑為
初學官者代不乏人如家邑之即序坊副僧日繁矣
於益水銀處邑境而東溪之流尤盛余自弱齡就學高
門即嘗往來東溪諸宅歲暮合族之尊長皆高年碩德
儀觀不凡而一門子姓森然爾玉川庭階可望丁卯歲
時非堂聚賀宴在上環登捧余履階當庭之木屐矣親
其者女其序長幼不辱余于履移之風鶴里和厚之氣
所謂為木臥家詩禮儀則自此大開升之新運晚發氣
聲不類後今宜好制得逾二十年始一碑改史間嘗往

遊其門則又若已洞湖社者餘無何而幼者不復識作
溪山之風景如故宗黨之人年或非同途余嘗肯綮
如過從之好忘洽之誠思歷如存自晚今皆無幾在者
爾來傳言于

朝先外父之孫魯若伯能伯康輩凡以事抵

宗心竭命即命問無恙外父必以家語徵余言而予未
暇及也今外從姑顯命其子本初復將請嗣拜余請序
引余閱之重有感焉夫君子之澤五世而斬蓋親盡服
窮而道渾寔微理譬之自來也則氏自長者至今十五
世歷數百年而子孫之賢猶如重其播謀以贊藏慎守
可謂尊祖敬宗先所餘慶者矣竹書時邑里間富家巨
室以閭閻相高以聲勢相輝長非無過于周氏者今也



問其堂楹之所存子孫之所仰如周之善保不墜幾何
人哉然其族屬之中有親有疏或微或顯不能如前
歲時要皆敦本務實尊德樂義使止世之流風餘韻能
雖隆雖而不斯余尤于顯與本初伯任伯康之賢又于
紳姪有輩馬余若矣自念去卿升節親戚久矣從竊愿
于身謀不遂懸身之禍異日御幸遽馬而歸于諸賢奉
教清話聞出譜圖誠庶開某世某人執贊孰否孰在孰
亡以贊其世何如如姑書之以識之云

瑞居室序

學是先于教知教如莫切于讀書讀書莫大乎五經大
經也者載道垂教之身若夫大地鬼神之撰人倫人事
物之常性命道德之懿性氣政刑之施何莫非聖人精
神心術之所存以傳諸後學德業事功之所法以覺夫
人者也其宏綱巨旨如曰麗天如水行地無所不着無
往不道固當遍求博識以一貫之然心德之微躬行之
實尤宜知巧本以得其要夫知本而得其要則主靜以
御動執體以應用引伸期長節事則可單否則難助心
存躬生耗歲月居不知所行不知所為卒于老死無
聞焉耳矣本者何心是已要者何一言可行乎終身若
詩之思無邪禮之母不教善之良其背而執中之于書
居正之于春秋也凡在志學之士一聞泰甯瑞居正席
據照無聖賢接可不反躬沐浴以存者欲故讀書必讀
于瑞居而瑞居寔知本得要之初基也師及虛用瑞瑞
人也教于學而好修嘗著其室曰瑞居以故所得先達



儒考詩銘記叙若干篇累一傑知謂余或感當即以此
見微于知用端請學有自專用心于內明任修行的當
登用之時矣河濱編居者孫其遠修河在蓮立名為云
乎或必也端莊持一序滿中醫齊履甫於其外方中吟
帖舉倒字及反前自修中其有執于正其克居天
于止得其良于教果無少間而邪穿仗于吾志于存養
知河本有緊得其要其有端于足于主使此論于坐忘
休于坐馳者可同年邊我于時也外境不入內念不興
方可湛然猶繼空求淨明微無暇移才又居之尊慈亦
為以守至正而衆修諸實各宜各司仰或命息後可以
建大中祥泰和難大地也走住為物以之買賣不迫此
此端居之強功明效如何。外人事如庸以余文為慈

審則明辨在丹端既不容自盡余亦安得自己于言哉
先儒有語天息王道其要在慎獨慎獨之要悟其微于
不九端居之至要者于子端而求之室中余亦復詳其
請地叙諸卷端以書之

蓮港源禪師住持江心寺詩序

有為金仙氏之學者湛源微即受業趙之上蔗之昔慈
寺嘗從今桂山德空泰公學行業既成游方荆河而又
從前在善世同慈蘭禪師為大弟子博通禪觀引新之
舉聞了諸方初王東山周慶閱五年奉主京口之甘露
十有五早于岳矣今承嘉僧綱以江心欽玉席拘于四
眾咸謂師為宜遂令辭別了能錄詳其請即還補之于
是四方之儒紳禪衲凡與師為方外交者莫不歡羨相



平賦詩筆共行而為余序引爰余在御已數往來奇歷
與其相時即遊及過本必房時湛潭在座下筆方強氣
方此學行方積遠余固知其故華苑林有月矣自余渡
四方之役與湛潭不相聞逾三十年檢乃今會于此殊
予相顧老矣斯行也雖不測然予懷于余聞江心其地
為說聞之奇觀其奇為十丈刊之名區此基與天竺望
隱諸山相對峙自真歇子禪師倡道以來正下教有餘
載非嗣者未嘗之人求能心其道自任激頓波為層瀾
者與哉湛潭之佳其法燈之傳要必有先于前季人欲
由是一振錫以入廣庭林處座樓能吹螺以演說佛祖
之道使字風之益振道場之益崇而四方來學之益眾
在湛潭一熟化者亦莫屬余言哉若人從高清于世外

故蘇覽于物表故蓬島之雲霞把盞江之風月消搖中
拂于禪定之餘其趣幽之妙又豈凡俗輩所能望其下
塵耶昔人有言佛者之說在于出世儒者之說在于用
世以用世視出世宜不得而合也然索觀夫古今用世
之士往往膠擾聲利中卒夫死而無少成者何限地視
大山林出世之徒雖枯瘠苦宮林不堪而泊魚自得性
天之事者其不猶愈于吁余不保于世用而無成者了
德輝之行能不同然于懷于余雖老矣幸他日休告東
還反身切履提會心侶其青鞋布屐由雲門新到法曆
天姥溪州暗天台而南也宛馬為騎白鶴以絕塵江倘
一進文室當坐或清樸亭上以則覽交塔孫興之林竹
香茗花碧聽無生話尤必若常養翁過遠法師一發虎



漢之笑于詩此嘉姑叔諸卷首以失

送醫師李思齊迎母還濟陰序

吾嘗請揭又安公贈祖上母詩於性主名不前聞行
此事不他也獨幸託公詩以傳于世因思曩時叔兵如
祖之肯用相與者衆矣能如祖之行身而得全歸者凡
幾况得人為之誦歎以頌美者為菲瑣夫馬而身過于
當世名人以必傳如祖無題者蓋有之而今皆未之見
也吾于是嘉生之年遂止悼夫世之失而不能得得而
無可計以傳乎使誌行暇味不白者可誌教於濟陰李
思齊爾者也其母亦以乳於夫差八十年于茲矣思齊
行求弗得司念于太原之市以方藥活人有問之歎流
涕不能舍一旦有人自宋平來云汝母以書於汝思齊

善且馮段若神效然能乃戚泣不自已即日挈妻子棄
河業已去聞者為之感歎能詩者又為淚歎以美其行
哉謂李與祖也事相符于蓋為叔之吾聞思齊業醫有
活人于其名行見聞于人也驗已非祖可比其得人為
之誦歎與頌美亦信矣獨不知其間有如何得公者可記
而傳與祖生身先否然必有過于吾見于斯矣僕母使
暇味不向以重吾悼也然亦有戚焉李之失母也時相
續哉世年地相去千餘里何一旦尺書之投如中的不
待行身如祖而已得其母所必在之味雖昔之笠指而
心動者亦不由其然也非大同舍大奪之母于乎試
為問口閉賢之先有程德存林者思齊以是夫遂併書
以質之

述清江圖序

世或疾夫史者立謂刻木而不對史為可疾耶而可疾
非史也古之人由小文至公卿者固多今世亦不少願
人所樹立如何耳振仗之德材負奇作身必以廉潔事
勤以信著能績而狀名譽儲立乎朝堂之中斷然見頭
角矣日趨寶越級揚揚入廟堂人固肩膊好景瞻望之
不暇况可疾乎惟其志氣無足取操行不獨善一切狂
子俗習恬于世利惟刀筆輩是為滋文利智為得計
以務道進于屬勢之行而人始得以處之茲則為齊史
者可不思所以樹立哉江南北清肅未為文原術部指
揮使司之孫某書法持已奉必不墮下念予讀之未久
嘗聞其則引於之手固信其非世之所疾者比然未知

清江之所以樹立者果何如也亦哉以母憂告遂同列
錢之城南此獨其居憂止惜其去為予序贈之予以居
爰

國之憂無人子之至情無所事語者後日清著服闋大
室容丁家食因私是為清甫頌焉如其勉諸

贈明帥陳德卿序

洪武十二年秋八月南陽生既病歿而涼之容居室宜
唯士林葉門無極風日不拒于是病甚且涼在危齋解
醫藥醫治庸無良時則有以良醫者若陳君德卿遊若
仲德及無資莫余購此而病告愈也友給思字氏在走
揚陳君君亟遣余以視之曰是傷寒傳于任也無若我
試已之昔朝不能答辱借其同街題君述規余容其錄

審其證候欲予善劑一百而少是丹宿而遂解不三宿
而伏然若酒醒乎覺開胃室而洒清風也此至愈君教
簡藥無生也朝於夕使無弊容每非快必借趙君以奉
內之一無顧忌意予子是知君之德有可觀也予子既
困無曾且言不及為君里其何報之聞審論周官至疾
醫良歎大良醫即自古而難得也以立氣立聲立色
其凡上兩之以九發之爰春之以九歲之勤而以十全
為上功其法若至易至簡矣揮指諸審州其三吳君扁
鵲必發專予肉奉准春和藥之者則岐伯俞跗而已
何其能者之解耶厥後如張仲景孫思邈者又裁筆而
述茲無聞人耶抑其法者亦未多見耶蓋所習愈下也
德焉而弗但業焉而弗精古法之不神同習之相作唯

術功漁利以徵事人命予妄為可德矣夫斯時也人一
或違陰陽之沙既不卒不道夫上功而託治焉將求次
者以寄吾命亦斯于難其人矣在大方猶然况遇陳君
子茲予可不自幸余未始又君雖品要其所造視古人
當何如哉朕親其意于故人不祇自用必相下同術必
法之精取效之速如此余因信其為有德者也學有師
法者也非術功漁利以徵事者比也宜其無趙君以良
稱予時不虛也請因思寧我一嘆之

贈醫却趙仲德序

將以道制濟夫人石揮河可為者而為之其孰肯安于
小成而不費才大用哉然成時之中偏即愈所學以就
之稍不失道可處以少施吾志而已此古人所以顧遠



為良相而窮為良醫者非為可為以濟人歟廣陵疏
先生仲德以儒者工于醫書一出仕充不時與付以斯
道濟斯民也適憂與江淮度不可為棄去遂閉戶取醫
家書習讀之既通舉出試諸人人人得其濟令建堂同多
里不計頃成丁深涼之將收盤車使聞先生醫之二也
一有疾馬步湯之先生弗少却其之業漫不收房耳香
愈一不親所報惟日致我馬以方藥活人為事故深之
德先生濟者尤不少公平秋余病痲木幾而予子既亦
病此兩竭先生而俱覆濟馬心甚德之則獨念夫涼之
顯成也若農者工者商賈者文武士之廢者治者出
者醫而至者攝易卦而此策救者俯仰而莫冠者此凡
自得抱扶桑能四方九州禮象亦復異俗而莫言者靡

以置世土殆給給乎理相接也能不憂榮然垂跡表氣
以采濟于人亦自幸况濟人乎敢能切時用以濟人唯
醫其處乎醫之微者若先生其孰為之方乎故于平居
而可行之于鄉于患難而可行諸聖新之拜隨所處少
施吾志先生有之矣然先生死于時者猶假大術以存
心濟人若以兌付時而可大行其道宜何如我乎亦既
于時求濟于人者因先生有所勉夫姑叔斯言以為醫
雖不足以張其術亦有以暴其志于人焉耳

送金剛運運會稽省親序

葉余編得武威識鄉人金剛遠于林岬明嘗贊其茂後
之由而相遠之言曰切吾伯兄生回武事當詣蹤而說
辭也吾兄子實請代之吾以吾兄與吾兄子也擊吾大



宋之後吾又聞諸代之吾既赴秩官下台欲集吾哥伴
茂蘭而湖涼也蓋十餘年于茲矣吾固亦誠惟念吾老
母在不侍生遂一見以解愛爾爾滿然泣下又嘗與道
夫越中山州人物之佳文獻晉梁之德起居服食之宜
登覽遊賞之適及夫荒陬遠徼其言德俗窮極於秋園
獨無卿不子之能必相顧為已則流思大息去年秋別
遠以年老子杜例得代今年吾歸者其母存奈如別遠
其存義之人也大人以善獎于天而以福故于人可謂
也哉皆別遠元幸以善相讓存先施難以相代今又使
之得代吾歸母子兄弟後相聚言更歎于一門之內非
天之福于余氏子子足伴我衣身野旅竹完禁款以入
倉梓拜極歡升堂上問壽宴必之愈將必得休日杜視

別上會稽以探而穴訪蘭亭以暢流而臨絕水而推空
碧綠若邪雲門浙列溪研履于東山之危此濯纓于曹
江之激波釣鮮採美隨通所安于時也寧不西瞻泰華
北望河龍遠北夫玉關青海雪山沙磧之所歷其為我
德與典思堪然發嘆于余之履履于此雖未得如別遠
歸也然以別遠之歸而余之去可卜也余竊自喜鄉之
故舊或語余以不敬幸為謝焉時甲子三月春欲暮相
送止城東門風色猶作寒料未芽草木蕭然與之交語
沙上坵黃半草呼蘆筒酒以酌別

送王俊傑南歸詩序

卿友王俊傑不遠數千里而來或感以省其兄俊賢今
將告歸請余言為別余辭不能脫而清屢至辭弗容固



司太息而謂之曰奈茲能言者我誰念予自童冠在序
序從鄉先生得其德足以教士俗其學足以濟後達者
有若夏氏時中劉大坦之任人魯氏餘氏伯震謝氏元
功日併以聞其術論而一時同志之士才足行修者無
慮數十輩自得相親以船其志相濡以飲其道故吾邑
文物彬彬焉可觀蓋吾邑自宋季洎有元百餘年未大
風士習故庸不泯增數君子者出故舞竹新翠後道學
文章一洗凡陋余時在軍行中朴貌最無似學堂尤同
剛未幾入

天朝有司以新華春之吾黨亦稍接踪起以應天辟命
自是就仕者益衆餐序者不少借仲之徒寢喪佳歎之
屏履息而首竿之風哉難越將不知可託矣吁天之生

斯才也何作此之難而凋謝之番耶胡予之學也未得
平河素而強之任法也亦及行所志而即坐讓逸齋窮
抑鬱傷若因拘爾來十有五年矣每念時昔從游之士
死者不復作生者餘幾人而余獨流落于此歎一見之
不可得與言痛心若交鋒刃凉于西邊為最僻非欲重
緝所業然無儲實以給衣食無丁力以應成役無師友
以就及正無書策以資見聞既時得三二卷書讀玩取
適不少有得而遺忘隨之犬馬之高岡木菜商柳之臂
已先秋憂患之相翼貧病之相仍鬢髮早已化氣力早
已羸而神志早已耗矣藉學之廢亦同其宜今彼傑之
歸也使余言聞于鄉邑鄉邑故舊見之得不有指余而
竊笑者曰莫邪藏心鉅力用黃鐘素而凡在鳴用是自

況余生能言者哉抑聞諸先達義人矣唯无功仕則中
無志在同志之士卷處者尚歲年而後傑謝氏之甥士
子之秀者也他日孫勇八閩與士友會庶有以藉子而
見焉知余雖處困極猶望不志如心幸不見嘆于大
方其將有起于窮途者乎明年後傑復有伯氏余勉
以以缺報并書長句五首記別云
慷慨甯風泗管華伴中括別柳邊沙尔兄新酒陽關成
老我先淹青海涯天際別雲分屬影江南春事追梅花
封題不了窮孤意一一如瑣說到家
君來橋道鄉間信石老志伴寒窗清世事終紛秋後葉
親知落絮晚寒並中年學使風霜白先脫松筠而露青
妻子伶俜深在念臨歧無任大叮呼

白雲猿跡藉林丘浪泊天涯十五秋壯氣煙烟三尺劍
浮土甕頭一局舟袖拂無乃騃伏聽警警有如真中鈞
造物偏于人惜使掉頭知影在兜鑿

少使自許擬屏華摘仙豈是違萬人夜即道上暫洗日
泥花溪朔夜醉春天賦夢遊仍在越由江詩思不忘春
可憐我眼今知我亦信儒冠使跌身
故人喜自故鄉來使促歸程轉欲催我官擬過揚子渡
望空直指越王臺幾家喬木詢無恙誰老洗風泥不才
恐及到時春酒熟黃堂堂上壽觴開

謝黃堂詩序五月

詩多藏鳥獸草木之名其取喻博而人道備矣固難以
言大婦之有別棠棣以言兄弟之至親茂木以言別友



之相須鹿為以言君臣之燕亦莫我以言父母之不相
泰皆託物引興別著其事無礙者若伯兮之不章曰為
得後言樹之背此婦人以君子行役不反而思之切言
欲得萱草以忘其憂也而或曰引之為子奉其母亦何
可勝耶然慈愛去者蓋取于母子之相親子適一此該
名宜著婦姓宜佩之其以是欲言于宜男則母也宜直
欲其宜子有生之初乎而既生之後自勿至長以奉以
教以成以立允欲其無一之不宜也言于慈愛則母于
子也愛之無一不至欲愛之方無一不無愛之志斯愛
之至矣而子之于母也其心當何如哉能無一不盡乎
身斯能無一之不樂乎抱矣托無一不樂愛其願已乎
苟一或弗後非曰子五為尼舟且不克愛能教之志乎

此其有取于該以况母也宜宜吾鄉程公說家近秦茹
危請垂名其奉母之居曰樹萱室蓋公况早孤鞠于母
氏比長好學惟親賢友善止敬于生事日共其事公屢
承顯赫下左右無違而士友稽其孝成為歌詩以美之
既盛歎微子序之子觀萱植物之無知者也服之謂可
忘憂佩之謂可宜男其性慈也植物為知其性然人用
之也人用之以况諸母亦以其物之理不外乎人之理
也奉親莫大于致樂為子者願為孝子欲其無不善為
親者志為使親之志得于之願是子該之樹也豈徒玩
其英華之繁然投葉之火然根葉之茂然能然比其年
之壽沃然比其保之強繁然比其邑之說而為子者取
以况諸母植物大乎哉歌詩所美其知親戚而無起矣

松谷書房卷序

世世營儒者之于學第資之以發身身勇發矣志一役
乎聲華利祿之塗而不知反視故所操之業不啻如萍
浪之浮茂衰危之基瑋而置之曾莫少顧措况係念于
政河修業之地乎吁是反其也然不知吾儒不學則已
學則必求志夫道道積成終必無間于出處隱顯窮達
利鈍而為學之志始終不渝若吾林君仲鑄其人者可
不謂難得矣予仲鑄世家東魯侍其先序君仲山節官
避英松值兵亂因家華亭之九龍山時仲鑄年甫冠嘗
慕讀書之室松各間號松谷書房松谷之業實然若行
終身焉夫何有司以辟命地之起一說又學之遊竟山
而行業足以游其使一矣氏社之寄于慈利而忠愛足

以予其民田是名卷日明內廷有誥為其督者今推任
吏部考功郎中通典余同官也聞教誥余以松谷書房
故事其德堪祭料之懷有不能一朝夕忘者此勝工畫
者固其運玉將求借仲先生大人又以紀其實詩以咏歌
其所志裝演成知微余言序之全謂仲鑄年方強志方
銳才氣方超遠方當翱翔霄漢步武天衢從來憂樂契
之後其剛都俞吁嗟岩廊之上方于此乎始矣若運走
予抑不聞政身授命之訓而乃哀可私乎余竊謂君弗
取仲鑄習然曰某非敢私也所不能忘其初志也今某
既幸于祿予
朝以行吾所學而為學之初志寧能忘乎不忘初志地
所以不忘吾學也憶余然後知仲鑄不忘故業可謂為

知學之志始終不渝若夫下不惑所學上不忘所事余又
休輔皆以隱居以求其志今之行義以遠大道也夫尤
可信親他日功成名遂奉身而還將見松谷書房故在
發所藏書以教其子若孫以及其鄉人子弟使遠近習
聞松谷書房之風以興起其學於時也濯纓松谷之
泉孤承松谷之閑社松谷之清風遠松谷之德音又將
先尤奉三卯之閑室烟草春泉石魚鳥皆有隱色豈直
松谷書房一室之榮云于我余老矣不及見也始為君
讀書於十卷以卜之何如仲德作而請曰華所願也幸
書之

煙齋文集卷之二

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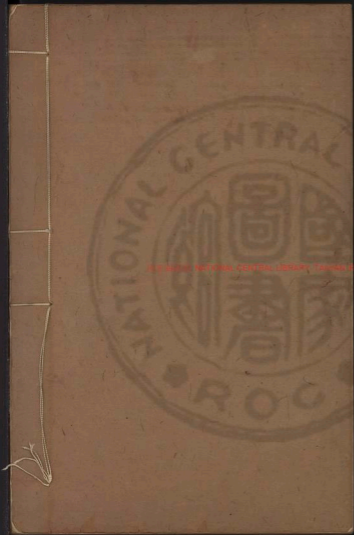
2025 2025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2025/08/08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INTER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ORONTO, CANADA







2025.08.08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坦齋文集卷之三

記

尊樂齋記

右副都御史曹孫男冕 楊次

余幼讀魯論至記孔廟樂處未嘗不深味其言而其悲
若自失因獨尋樂河居齋庶于夜以思必以看盡以繼
夕以惕勉勉爾備親餘有得也夫若遠方將嬰憂患德
業不少進志徒有在不知時易失而志亦遠矣窮廬坐
欵天何益哉四明徐思亭述自沈陽還語余以卿及謝
友規之賢萬志力學實業疎通人客居郡庠亦類其齋
曰尊樂屬以書來請記之余感友規而友規先施于
予者其以余書辨求于斯乎孰知予因循之餘烏足以



THE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剖所望哉。雖然，余與友規于家，為同即于學，為同道，于
名，而七為同學之。應于敬言也。又為同氣之求，其何說
之辨。然余難言也。士而服孔顏之服，言孔顏之言者，世
罕有。其人求熱心孔顏之心，以乘孔顏之業，者，曠世而
求之，則也。非惟後世未聞也。七十子之在聖門也，莫不
視其于聖人，以學而學，而聖人之教之，亦莫不欲人人
遠其極，外其全，以得其大也。何顏子獨得，以好學稱而
以不改其樂，曾之即非可學者一而可學者，其欲非
有其一體者，能而得其大，且全者，寡歟。非言其言者，固
希而心其心者，實難歟。當時不然，況生于百世之下，欲
求其心于百世之上者，何法乎。其未聞耶。天地間自生
人來，得以業有出不少，多見也。前乎孔顏，進而應之，此

業以得，士氏莫或于先，而先舉天下付諸君，若擇其負
然，而身珍水鼓琴有而不，其後于孔顏亦窮而在下，述
此樂以教，在窮莫賢于孟柯阿也。及身而誠，俯仰無況
作柯而後，窮無則人人矣之也。久壽之自周子始，周子
一得之，以啓程氏伯紳子伯紳子，壽而連得之，吟風弄
月，以歸還朱子，私游而程子又壽而得之，之教于者，健
柱間來功不在孟子下，自時厥後，欲壽之者，豈非余與
友規耶。宜凡學為聖人之徒者，莫不尊之也。而得者未
聞其誰自，操帶還無能得矣。得者其友規乎。余不知友
規之尊之，得乎不也。茲為惡寧，敬余言，然余難言也。樂
之一言，而夫子發顏子不自言，聲弟子未嘗言，孟子嘗
言之，其氣大以鹿周與程也。其言異而德來于言，謂不



致安言而且難之況易得于得者且不言况未得而可
易言乎友規自伴之然人言可也若曰禮尚往來固不
可無根姑述所聞因思字以復之如謂余然遂為記

學易齋記

鄉友何文者性嗜學而尤嗜學易而學易所居齊志自
強也以余常有閑于易時相從求麗澤之益且款以記
為消余款解之而文者請益至用是自愧初不能自力
矣即隨獲了爰志從老矣而踐河間其何以啓迪又著
而對所請款則太應而謂之曰學無不學獨易乎易之
為易其易學乎學莫先于窮理窮理莫尚于讀書書莫
大乎五經五經莫古于易易蓋五經之源也而學易而
可無不學也蓋即陰陽自然之變非畫自然之象而觀

之知文之所杜也理之所宗也觀正天下博之履如禮
所由制禮官出地春之蒙如河由作觀垂衣之治法而
乾中應天喻人以革命知書所由序如卦忠道于無妄
男女正始于咸恒知詩所由制觀表否之陰陽往來以
履大小之辨後始之別來女壯以謀消長之義如春秋
所由作然知五經之源大易如大易之源大天子天
也者道之所自出而任則道之富也道之所富皆天之
所寓也然言天莫妙乎易學者學天任知任之道深于
易由易之道深于天也故由易而推諸書也如帝王之
政治漁于天由易而推諸詩也如三百篇之性情原于
天由易而推諸禮也如三玉節又之中六代聲容
之和莫不原于天不唯是也而易而旁達于天下之學

如諸子史百氏之書述他載又何一之不原于天乎然則知天在知遠知遠在知學知學在聖人之位聖人之任大莫大才為矣故曰易之學以推原至任之學而旁達乎天下之學無不學然後可謂學矣周子不云乎聖希天賢希聖士希賢士之天達矣賢可希而聖惟志所志以學而學焉身為士而有志希天之學其能出于者乎易亦易學也夫聖如孔子於學焉止稱曰五十年可無大過且三德其才備大賢如伊尹即了學易也至志著著書度歲二十年大得聖賢止然況學者乎於歲聖同大孔子不可尚已希聖之賢能學如康節吾不詳而凡之要得希賢之士而請與學焉吾老矣無能學也學可希才必其在又希賢其在又希賢其在又希賢其在

曰者請學焉子願言誰之五經以達乎天下之學無不學吾理未足以知之故不敢說其數請書以記諸齊壁

欽樂軒記

說軒之西城有土車曰龍岡坑壙伏蟠而城荀馬于界士有元守信者居其下幼失所怙與弟守道翔于母那當元季兵難作那擊之流亡于外者數年信危致萬元遠天兵下太原始獲母子念以歸則守信之出日壯而郡之首白矣守信于是念長育之艱而報國之或暮也即所居龍岡其址故在莫別林別土壁築軒四楹為母氏宴休之所蓋則轉勝翰羅酒菜藟魚肉本誌進食以為娛宵則教誨席余枕在規寒煖之宜中課即人聞而善之伴題其額效崇而請記于余力甚蓋欲托名天



辭以自見行善行表而世稱存者春而已春則存之能
事然惟務口快而不心其心古又未見其能春也心其
心則善之而無憂是之謂善春故曰春則致其樂然則
之為人子者之于身無一不致乎濟則于親也無一不
致其樂矣是故視焉而慎無形聽焉而慎無聲言一出
而慎不愆也足一舉而慎不狂將傷偶焉如執玉奉盈
之中懸然後可以喻色樂其日怡聲況其耳音甘樂其
心起居之適樂其休則致承順樂其心而憂惟疾焉否
則休哉少虧危且奔固之其寧免大憂乎若是時雖未
之歸而樂以珍魯是可得致樂于故樂之在使唯予不
知充之樂者以口體為致乎心其心為致乎知所謂慎
者而後未乎夫以美者流止之憂而今日安居之樂抑

知所自乎方元居此時州里高軒輅居骨同分其什八
九身與伴侍之衣卷之說就以此指諸拜于者誰敢使
充之則報切切然心其心思所以致其孝春之樂在平
居則然而况于長育之難倍辱常為萬當何如其慎之
爾莫將余言作其卿人善如右之是元所可取充知此
名文人以力請之其自待亦不薄視世之身為不善亦
殆親羞余君株而今父母慈者有則矣惜余之文不足
託以名世也僕可託焉于世或少勸獨元于我故樂為
之說

壽寧堂記

人之有生也莫大于斯莫貴乎康寧以其時次九五福
之二也蓋人所歸于天之所歸于天而身得為者世之



或壽而弗克壽或壽而非獲壽者何限今有一人焉
得之其福不既多乎以是斯之乎已而已耶斯是夫親
也親得壽上壽子得壽子兩事無少缺斯了慶也已世
之親得壽或子亦其得壽為所欲奉而親弗克遺親之
其子又得壽或子相離而不得則奉者又何限今有一
家焉父得而共有之其為福也不尤難得矣子即人任
士敏妻孤伴母或在母人耳遠而遺食遠陸健士敏與
其兄均玉克承先志慎厥行在右未嘗弗違有以致其
泉無所怡其慶一門之內安如也今年春士敏以服費
甚或戚理余門吾曰家有定有之室而欲求石言以自
器而卿之師宿無在者余見子子實卿父也吾敢請
余為弗克謀後之曰子子親也非幸其壽非寧也以其

事之而母耳高益任健非一人之壽寧子而兄孝克壽
春無違歡其樂不怡其慶又非一家之壽寧侍人所難
得之多福乎而與也兄侍而母日侍則親升階登堂之
上覆丁吾食于前奉養者于茲上壽問安于茲優游怡
愉以享吾津誰之賜歟皇建極而道統一而平生太平
之時為太平之民與極大太平之澤也則宜明而母以
一人之壽寧而得與而兄善事之為一家之壽寧何哉
其事以樂以而一家故指天下仰人人親其親子其子
至順友和柔于兩間然熙洽浴物無大孔疵病民日躋
壽域指天下之要而不知為之者其一世之壽寧子余
與而也願見之抑何其幸歟余其名而堂曰壽寧以自
卜吾見福之所歸未艾也而世守勿失請不亦乎壽考

且寧以保我後生子敬起謝曰謹服命哉何其幸歟予
是為記

沈雲軒記

余幼弟沈原華大博學好古尤善于音韻有別業雜居
山下其田足極其園足蔬其林菁足慈菘居邊安為嘗
聞軒舍修治生之暇則憑欄而看雲久之若與雲深相
得若因頌之曰沈雲軒朝夕所持終身為不羨無何有
司以日官擢屏原華力辭卻乃彈起之余聞遂游中原
勞因邀余抵里第從容語余曰吾安得坐吾兄于此山
之軒以與沈雲之樂乎余笑問之曰雲亦何可樂即原
華曰恐足可與俗人遊哉故以吾吾兄自吾樓建北山
有年幾凡升木禽出風烟月露杯棗血壺之清襟非無

可樂而沈者獨稱得大雲為雲之所得於他惟復是過
來也莫如其所為去也莫擬其所之矣故用予為而為
澤莫無心予為獨為長千態為狀不可盡識向吾或支
明而坐或抱膝而吟或岸情于林泉或曳杖于湖曲不
知吾日一日而或與接山日與之接無日之或同豈日
也無時之或同豈時也無瞬息之或同故吾以之而沈
于物也知物類有變焉沈于人也知人事有變焉沈于
世也知世運有變焉微之為好研胡大之為履谷游
樂道而一春刻之頃遠而十二萬年之餘其變無窮而
莫測未有君是雲之善友而並運者如是雲之變其有
甚于事物之變歟然雲之變也無心事物之變或出于
有為吾恐有為之變日滋而無心之變又不若是之休

終然其使夫人也知事物之變終任于上下數千百世
而不已豈異夫大虛之空終任于一朝一夕間乎願吾以
一生易盡之身與萬變莫窮之運日終任于兩間而不
知止又何異一微羽在太虛世幾何時而足多乎得
失之吾其故寬存也吾何驚行藏皆何適起居皆何適
自必吾身衝暑沒齒年深無礙矣故取走名軒以自適
今非摩侯于世亦嘗新消忘暗木行空吾尤其上與一
樂也余太息而謂之曰達人觀吾子以之傳不吾子
子我如浮雲蓋言沈觀之君不任人意者而子榮既之
不廉亦異于吾可謂矣君子所樂而玩者吾之辭也釋
者謂玩者觀之揮子能詳觀夫雲之變而知事物之變
莫不悉明故能以此是或一道也蓋亦詳觀于易以窮陰

陽造化之變也欽其能走師然不動感而遂通易之無
心在于我我之無心同于雲而雲之變又豈外于吾哉
嗚呼朝月夕鏡天一碧之竹放憑軒一玩焉何如摩聲
暢然自得之矣吾知玩賞不新聞易道了空之外也請
以此吾軒而時玩焉遂為之書

英山書舍圖記

出妙蘇城西南行不半舍地有山曰英山今吏部左侍郎
即垂左春坊左贊善許公讀書之處也公之未仕也嘗
卜築山中力耕稼以奉其親暇則即掃一室時經史百
氏書悉取而讀之求古聖賢之遺以自樂及既出而仕
也或違

明時得行其道思英山舊德未嘗一日置于懷歛然既



未可刻念之又不得于是命書函者為英山書舍圖
志不忌其初也命廷荆公署之徐一養既開不自知形
面而神遊沈然而處閉在河竹也惘然如春林在河秋
也愴愴焉如菜山某水之所約遊也而沈風塵官某冲
今臨早之可又不知其或入吾夢乎如是者久之某倚
首為司存公不節而奪再論學則及英山書舍之事以
則見某命為北某則辭作獲運而竊思之姑蘇故吳墟
為東南一都會也以太湖河過化其俗至今猶理環以
于游北學孔門則四科其人至今尚而文學山有靈麓林
崖之隈水有三江五湖之險而遠臺故元閣中第工
肆皆臣奉楮于楨之中外民風車馬財賦強故達官貴
人臺為之士無大窮客一靜者無不樂居而喜遊焉方

聖閣

其歲時聲春聲他家金殿而戶 傑英山以盧石
如費人高者風臺月榭罕者錦林嶺谷變故以來條焉
而微為州瑤養為城意其時衣冠種鼓之巨但見雄光
鹿豕幽去過為寬游吟均于別榻草萊者多矣 如公
之儒書承家世澤方衍
天祥方為格堂之和柔融融蘭山之聯芳揚揚而書舍
故業無恙在衆石于焉而益湖草木以之而增輝可不
謂之難得乎夫公以故華之才致遠之器出持憲節入
東銜衝時儀于

天陞廟導于

春宮何英非英山書屋素所蘊海濤出為邦宰先乎仗
由是而德日益隆位日益崇而聲華之著日益充將見

鄉人之子弟聞公之風而興起焉者又何莫不以吳山
書舍為當今進學之所宗乎然必此圖畫宜托記于空
言而已耶自今而後其必見公宰福慶之垂後為未艾
而吳山書舍之名實斷傳諸不朽之圖士子或記之云
予或始書以證公命公其論斯言為何如

著存堂記

予有研學為行賴江浦而播居者陳孟長其吾友也今
石文吾舅翁舍政治江上二子叔叔相補翁一日孟長
泣謂余曰歐歐家刻實先生同卿也自四德從台之
臨海至今以故官例還任土時款而幼志刻吾母隨
以來居數廣吾父轉徙廣海而歐以茂後而帶還岸居
才五輩外父是休日月于遙處行使兩周念吾父夫題

者而母長本勝在典言及此中心如刺家務推以出南
望度嶺東路幸感刺輝翳而寸草折義夫香而孤雲飛
不自知神馳而形滯也此而快調以踴趨吾庭登吾堂
以想象其音容之儼然平居者屢矣又念歐之士即已
而東此也今室宇粗安矣子孫滋長矣恐自時庶幾日
連日志堂作則念子嶺海將與天台併失之而望記德
于刻于吾翁懼焉故書名吾堂曰著存一以著吾之所
慕親存者祀奉政者歸黨而不能忘一以著吾翁之所
在伴後人念之德勿忘先生可無為或記之司唱塞雷
馨余亦歎歎良久以復之曰德存或吾子能不忘其親
乎德為子者安其田里守其丘墓奉侍承其志喪則遵
其禮猶當盡其孝教也德存子司聲德存子平惠德存



乎心而不忘光今不幸寓寓于外存者夫規傳于膝下
政者未即安于上十說奈科共愈規禮各夫之易失宜
于度日之誠風本之誠君子而存者心遠道成感然
須將之成寧可謂致愛則存致懇則著著存不少忘信
存敬無不盡故精神無往而不在此今孟安取以名夫
宜共如盡夫存敬者于其善于自而存諸心不唯道
痛了既悅尤必注念于有生不信時者于其身抑欲在
到天地故奈知孟安之德日輝厚天其忠之以存者春
政者嚴為復者綱而顯者存者孟安之望哉詩
曰永享存思存思惟則凡故孟安者而引之勿替孟
安于是秋江改容起謝曰是足以記吾堂矣明日介石
璣為書近者以遺之

蘭室記

有為村坡之學者劉宗厚居子孫之慶著其市藥肆曰
存忠堂堂之後為會友河曰蘭室蓋取家語語以蘭喻
善丹宗厚明志其守也善道其文也善人非儒醫書不
接于目非古雅器不陳于前雖坐座為餅升卷之聲時
村鄰戶限外而過息息焉有林望趨如挹幽芳攬秀色
不自知為蘭開也余每挾三二友過之淋漓坐移日忘
還宜厚無微余為記思久弗撰一日因太息而謂之曰
善乎君子之名室信能守善道以文善人乎善也者道
之本然性之固有何世之人善者舉少而惡者類多詐
非氣欲文飾能復其本來之大耶所謂性之相近而
習之相遠也人之于習可不慎歟奈之何習善者便難

習思者味易也。愚者又志卑自得而善者無時振弗偶也。今夫鷓鴣而趨抗塵容土俗狀肩斤執券之類。雖接于刑棒之塗。將給馬革。羊蓬。萬草相輝射利。競春妍者。何復行求念。若記智不煩。不磨如吾。蘭。亦有也。既有之。不藏。弱。散。奔。則。難。以。于。風。霜。餘。英。獨。不。遭。大。後。琴。者。之。數。留。佩。者。之。未。又。孰。知。至。善。至。聖。之。為。吾。至。善。也。我。吾。子。以。之。名。又。空。其。信。能。守。善。人。乎。吁。善。人。吾。不。得。而。見。之。在。昔。年。然。况。于。今。乎。今。之。為。善。宜。何。如。亦。曰。利。子。之。志。有。善。道。自。守。善。人。是。文。馬。尔。其。鮮。盡。氏。謂。友。一。解。之。善。士。以。至。友。天。下。之。善。士。又。尚。友。古。之。人。况。一。室。乎。周。子。謂。神。道。立。則。善。人。多。善。人。多。則。朝。廷。正。而。天。下。治。况。一。室。乎。然。則。是。善。也。中。靜。友。不。可。得。已。神。友。之。道。得。

由一身之善而推之一室。推之一鄉。推之一國。推之天下。莫不仁。又况一室而已乎。然。是。室。之。蘭。也。道。為。之。英。德。為。之。聲。光。風。斯。香。和。氣。伏。蒸。皆。見。蘭。之。生。于。土。今。凡。蘭。之。在。乎。人。吾。不。知。古。之。與。于。斯。者。其。於。夏。時。雜。之。民。歇。余。與。于。何。幸。獲。其。馬。宗。序。夔。然。起。謝。曰。美。哉。言。信。導。之。所。同。心。也。請。以。祀。吾。室。宗。序。名。得。廣。後。人。世。儒。室。子。賢。得。之。乃。又。摘。泉。翁。得。之。未。得。誤。急。于。活。人。弗。利。其。身。圖。著。醫。任。小。學。傳。諸。同。術。不。少。斯。存。志。之。實。尤。可。見。云。余。知。宗。刻。立。心。之。涵。固。有。所。本。豈。正。是。與。凡。神。不。俱。朽。者。哉。是。為。記。

尚志齋記

所貴乎士者非直學業之過人也。文章之高世也。器識



智能之損脫乎報也要在夫志之所向馬耳志之所向
即孟氏不曰仁義而已乎仁義者德之大也大者正而
不奪于小是志所向為大人事如天之所與我有大宜
我之所任乎天下者重矣古之與于斯則伊尹其人歟
方伊尹在莘野筑盤糲誰免齊之道是祭足湯使三聘
而幡然起也曰予將以斯道覺斯民非予覺之而誰也
任天下之重乎一已如此故曰志伊尹之志始蘇范
容大氏故魏國文正公書也書局尚志其歲終之齊請
記于會稽紫微紙惟容大尚志之志固在法孟氏尚志
其世可乎昔先文正公少有志于富貴自暇暇學歎
感一不勤其心而慨然有志于天下常自痛曰士當先
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也自持書長白山中

以科第起家正朝東坡出入將相其雄才偉岸忘言嘉
猷大有為于當時故歐蘇表乎朝廷聲光耀乎簡策德
澤滂乎子孫使天下後世列于今欽慕不已迨其生平
素履殆無一言或違先儒有云立志以明道希又自朝
待望乎文正其可謂志伊尹之志者歟伊尹身夏有商
于百世之上文正身夏有宋于百世之下時有古今志
無古今也然則文正所志凡我希賢之士皆當自期待
況為大賢之後儲大賢之志宜莫如容大乎雖其窮達
殊遠顯微異趣惟盡吾所性盡吾所天蘄無負于節孟
子之教耳固不計大得無否也乃若嚶嚶然曰古之人
而夷考其所不務者余不知若大視若人為何如即若
大與成供客河院憂患周損之餘身非世而志不少變

非其世守有自能是故喜為之記

玉鉉齋記

夫中上間姓尚名而字伯器者錫亦言曰尚之名君子
皆見人所奉也先人以尚名者字取諸易而仍名讀書
之室曰玉鉉齋尚開先生學易有書故請釋其義以記
之可乎余為之曾筮曰為人天者愛其子孰不新其器
之成乎大也器之大孰有知子尚乎尚字鉉用也其鉉
此或非鉉華之又孰致大春人之功乎人尚伯以春者
食食時筮以成者尚華筮文為大食其來尚矣或說大
傳十三卦則器亦象自何漁夫邦本服以至宮室書
契凡人生河朔至切者幾俱何子尚子獨遺夫易者象
也六十卦莫非象而象件象于卦者三曰尚曰子曰

尚曰之所委寄于尚井之所出用于尚止人尚期之切
矣吾于此何待于三卦之德歟太意者而後及哉故夫
子于尚猶曰象也即諸爻而趾履平結皆身故承尚在
足實尚在履行尚在耳而舉尚別在鉉矣此其辭初趾
顯二足折而履健承或非所承而實或非同實矣五耳
黃鉉金宜足以行然陰柔不正以利身或而大吉無不
利之占惟上以之上處尚終又陽位陰剛而能溫為鉉
象玉當舉尚之任致春人之功其在斯乎是尚之舉措
在于耳耳之舉措由大鉉而伯器之充君子取君夫齊
以剛于子者厚矣然則為之子者宜何如亦曰法尚之
象強尚之才備尚之德以致尚之用而已矣用于京鉉
以春生人享上帝春望皆一皆由大鉉之舉措而已矣

桂不才全而于玉其以剛而溫比德君子堅物之辨至
寶石曰玉以之備服食物器用也無不可況為柱也舉
大器故成功用諸室廟用諸朝廷生立球環與明珠生
增者等哉柏器適庭有日玩新象也態得新義也深其
必以之而視思明曉思聰中正其心從聖其休刑恭中
才節勤靜其宜而和所成矣于柱腹并柱皆有賦于
焉如柱腹舉為實非若并柱相為者也亦有帶則廟于并
以加諸焉上出河有以奉人事已則既其為以處焉外
若無與焉其有類于通可和道功成不居因于世而與
若無所累者才謂幾于道至伯器尚無肯先君子之所
則即伯器曰惟唯焉也不敏安得斯名之新清也請
記書齊壁以日此為余才是乎書

陶朱公廟重修記

上虞西南不廿里而近有山曰坤山、之北麓水有分
注于東西者曰西溪東溪宋法之左注有故陀突然起
若獅豹瑣踞俯首而却顧其上有陶朱公廟在焉舍而
漢四境之內方數十里地肥名劇場里里之人餘百千
家列社為十以奉祠事歲時香燈奠薦之供不少懈故
凡水旱疾沴動作群望一有禱獲則靈應尤不與舍自
泰廣即嘗往來其地每過祠下必徘徊瞻仰而為公歎
息焉公范少伯之身易姓名也少伯之相越也雪句踐
之恥履夫差之憾伯業中興身嘗不交而乃扁舟冥迹
之舞之陶家丹徒丹甯而富不自有姓名扁舟冥迹而
肯終不自居其功然之哉風節之高灼耀方冊已不朽

其德澤之厚遠方人使請金體像環地列封尤不能
世志也祀典之設宜何如其根或蓋遺廟所在固不止
此：廟如研處一畝而寺大蕭然于荒山野水寒烟古
木之間闕境折環龍知公之出處者有數况兒童故壑
乃成聚玩者祀此世之士神守何往其然我輩不欲然
于公于余故孤我四方去郡日遠頃以得官大曹猶慕
存松樹園天下都邑園法凡少伯祠廟凡五河四岡奉
公者四一在濟寧滕縣之陶山一在紹興之會稽山一
在諸暨縣東南九里一在上虞即此廟也四祀相廟者
一在諸暨縣南五里又會稽山有花露壇又鑑湖三百
里有所謂花露壇名僅存而實亡矣然公之聲烈固不
僅祠廟之有無而人心休戴有不容自己者存焉并今

祀德業時所說抑不知其它祀無視吾郡隆殺為何如
通其里士孫仲魯語書以吾同公之廟故久不治猶某
與同里周 芻 行出而說于衆仲魯家也金叔人俗庸
力欲材鳩工以修禱之舉事于洪武戊寅冬十月暨明
并二月告成堂宇門庭完整解州紳斯安嘗人益承庇
衆謂不可無記以詒來者止磐石有待久矣非必其孰
宜余舍時皆所遊歷及進閱郡乘而記載且重以孫請
乃并書修造歲月以歸之司你媿神之詞于左俾衆以
循享焉詞曰五明身兮飄飄公昔遊于莫我始而渠之
聞于鶴鳴泉兮公來思兮無使或心勞勞青雲新書竟
蓋必歸來于洋洋如在蘭如綠于焚飛禮禮東于鶴
溪有毛林有芳湖之笔之虞以持數瑞庫湛瑞鶴鼓鐘

子樂于必堂金推後鑄公像地無復考表公封壤今歸
故廟考樓神我民敬事公可世世敬奉時享

新建太原府治記

自道天行以北抵雲中洪痕其東大河壑其西環地
數十里介乎周秦燕趙之間者晉之故疆而今
天子以封諸王河朔山西者也屬府州邑伯餘計觀其
山川之雄遠風氣之醇厚城郭之堅完原隰之沃衍有
野而即夷園外而中之勢蓋太原為第一郡故
國都而建藩省所治哉衝此紀所建城于是在宜不
異他郡也
朝廷每征北洋河守平難其人於武五年秋山西省以
守臣國狀開拓以刺州大大同知平陽府事准而胡公

某進得中頃大大知是府始公之至以清謹端正為治
執夫民于大法則嘉麗弊除決壅虞若嘆嘆不數月
政以和上官莫不嘉之公乃治之廢也久乃祀著他
河地偏居府不即不闕以軒殿觀我周制謂何過謀于
東東口宜遠營于省治之西百步許耕方正位而遠衝
背崇嶺祀基宸材百工備作始于是年之某月明年某
月也歲聽政有宜遠思有宜信獄有嚴署屬有琴廳分
六曹門設堂向與大扉第者庫典獄之所一如刑武氣
象才新通者色然為噴噴不吝去也月某日公移署新
治而徐德賓屬及履有司非人士凡執事者又賀早合
樂以饗于庭公若曰噫東法憲乎承
天子命故以邦三州十九縣之人人之利害休戚悉于



予：教不流傳乃心以濟 天寵以報宜
聖天子德化而興若昔事予子誓自今凡我在此名
子消吾學入新門行新庭以登斯堂者其尚洗厥心新
厥德無間天以毋替天職毋若天降朕念哉一區從厥
以朕庶及爾令朕毋殃子身爾不工矣予天而下存茲
地予衆惟唯如違皆相廟日集且稱勳石以著公績示
永久垂萬祀經事樂去不作
皇帝親新廟命以禮事教化陶天民字今子民為表親
故新民之勳書字今以宜公予創新治字之初諱諱然
識予兼是將士為以即新新其德以新教化新教化以
新民俗宜君格於平日之親德氣休之居養者而然哉
民俗既新斯亦負

聖天子有任之重矣山西諸郡抑不有開風而興者歟
予今之為牧伯付如公落筆百教筆表錯天下皆同心
若是何況夫古良二千石予故予不辭而為之托若夫
歷代之郡視官秩部屬強理廢置沿革則有郡來在尚
東者考諸

忻州重修廟學記

皇明受

天命四海既一或地天險即治郡縣建學官為崇化育
材之地首成子守若令碑母息乃職其刑罰事帝矣太
原山西一大府隸邑二十二而吏子土者再應子簿書
期會求其能任教事庶幾規成政而副
上古者惟竹則然竹之有廟學也自元季教有事于軍



後紀文平治共武三年夏而種公來守是州至則入學
謁廟下款曰建武教之所先禮義之所自舍其可後賜
賦有振興起廢之志予將百度供廢不遺靡及視事之
越月始置博士弟子員選必皆其人復觀廉嚴考課其
如制而教勸有加于是州人士咸知太守之欲待民以
善教也明年州以治剛公乃開新之壞浮屠宮神祠之
非禮者擊毀其木覺制稍入以鳩工備力為衆倡衆俞
然和之而剛公未備督其事吏自周杜權董其役公則
聽歌之餘彫為指畫自夏四月至秋八月禮殿講堂無
之東西並門周垣齊麗之所并竊然臺之餘莫不完好
既訖功業謂公之德吾人也勅吏可無記以示來者乃
屬筆于茶葉系系治河統事于公大義而先錄勸惟聖

道有巧隆

王化無遠通惟保乎得其時與人焉其折故晉北都特
才之生其間于古未歷論姑觀之近代以道德文學名
金源者遺山元文貞公一人而已自有元百餘年來為
內郡文德旁洽不為不容故學將士不為不崇然而厥
後迄茲無聞人生承宣作秦之失其職持山川風氣之
閭世固自有時歟何習俗之求不振也今公首為州即
以興學為己任士子之濟而弦歌之洋洋贊守之翼翼
倡于上而下以和氣謂隆聖道宜

王化之職不在今日乎宜其見太原文風之興自忻州
始忻州文風之盛自鍾公始忻州蜀有文翁而民知學聞
有常業而士知仕若曰學校修而化不崇才不育者豈

聖天子曾大設教承歲之意或其所勉之公錢塘人
名友諒字明倫常為郡門警司知郡州事所至有聲云

坦齋文集卷之四

雜著

悠然樓詩并跋

右副都御史魯孫男 亮編次

悠然樓者琅琊諸葛原良字無休之所也其去巾途尚
不几僻而不陋雖輪蹄之路日旁乎門卷而高風遠
展自不與聲華勢利相涉入余素聞之嘗想像賦詩稍
附名其上愧未獲一登覽以快心賞焉洪武甲子秋余
以龍石碑相獨原良始施于坐樓上倚窗盡欄軒窗虛
敞原良與子謀存南面坐而百樓諸山羅列吾前若拱
立然鬱鬱乎萬秋氣色與大壑野綠相沈融尺幅寸研
故寫無隱中自獻于几席之下移時不自知塵勞之我

2025 RELEASE UNDER THE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聖天子曾大設教承歲之意或其所勉之公錢塘人
名友諒字明倫常為郡門警司知郡州事所至有聲云

坦齋文集卷之四

雜著

悠然樓詩并敘

右副都御史魯孫男 亮編次

悠然樓者琅琊諸葛原良字無休之所也其去巾途而
不几僻而不陋雖輪蹄之路日旁乎門卷而高風遠
展自不與聲華勢利相涉入余素聞之嘗想像賦詩而
附名其上愧未獲一登覽以快心賞焉洪武甲子秋余
以龍石碑相獨原良始地于坐樓上倚窗盡欄軒對虛
敞原良與子謀存南面坐而百樓諸山羅列吾前若拱
立然鬱鬱乎萬秋氣色與大壑野綠相沈融尺幅寸妍
故寫無隱中自獻于几席之下移時不自知塵勞之我

2025 RELEASE UNDER THE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後世感之我惜西道達子列仙之居歎冷風吹瀾氣微
視物表而臨視大寰區者夫悠悠之趣不期而會于心
月之開而何休詠陶長官詩而後得即德未前而德然
固未易以言喻而登樓之德兼又皇容共裕人道我余
未知古今人同不同也願以問原良原良嘆而不我各
正吟河與秋少馬邑岸二碑上感原要遊鶴玉竹至道
痛飲盡歡於暮去余仍書述林四韻于壁以讀登覽之
懷云

樓外南山擁翠樓巒仙容錦雲抱眼空疏覺度寒區
興遠不知秋色高在氣一簾斜柱芴清風四座日掃雲
登樓老我元龍志河海歸來守晉陶

守拙子贊

守拙者有趙東隱士范仲彰氏居所居而固自號守拙
子也守拙子讀古書竹古道子凡智所機巧事一不萌
于心止質朴有古人風動猶執履世之不知者以子為
迂遠甚知者以子其時何背脫而子則惡大世之所為
也若將泥馬而亟去之此所以拙自居而不解也四
方賢士之能言者莫不稱謂詞翰以嘉尚之頃以其表
示于余亦患大思拙而言盡也姑為述守拙子以履之
贊曰

太古既分古道之趨忠質履南人文輝練曉淳風之日
高機巧溢而浮偽作何怪夫治世少而亂世多世遠下
而俗道薄即賢大人之好修者蹈無營而履落若德羽
之柔括者猶用錫之句酒杜衡茅以撰述兮委心及而



形攝本營典利不一于文典將供謝却托葉亦賴夫
鳩首匪有輪乎拙泥之鶴凡物孰不賴為才才每高
大危奔竟以神乎取根柱而登乎見斷明趨則與殊胎
銜單珠之可欲杜操幸全其天年鴻鵠或供大楹微任
騰頭之飛首日居伏如天壤何特俸之希為才守抱覽
和自菊羞泥過之有得乎寧死肥乎非獲信者拙于乃
性然乎又這世天窮約愧獨出此屢紙乎分衣聽而帶
雲心弊營其肆給分神管甚而因堂者將與無懷葛天
之人于詩華香而遊廣莫竟魂落之天子無珠于們泥
泥之寰乎非擊乎知子之拙也宜誠世者即行素處順
任真抱朴

六藝藏并序

明廷國所以造士也而我
朝設學又以六藝分二科而兼教之蓋徵古者則官司
徒之制焉唯命御了射而增以律準命也其一曰禮曰
律曰書居以政其文其一曰樂曰射曰教勸以用才器
皆至理之所寓而為學者修德之具也其教可謂備矣
或曰禮本也藝末也六藝之教載諸經經明斯德修矣
美以藝為全謂不然大廷以明道藝以習事蓋皆欲以
修大德一有廢之不可也乃身任而各藝則昧于事而
無以通大同之宜執藝以道雖則備于道而無以明其
禮之大體或不明用或不通學者之德可謂修乎
聖天子之造士其教可謂備乎必也務其本無遺其末
明其體各適于用下之學有以成而上之教無可負斯

可矣余故作此藝通揚之邑麻紳諸弟子月朔夕觀之
以自省度知理之所寓而事之當習者庶幾曰藝焉而
已哉其歲曰

周學禮才必完必習身匪矣五行匪執執理詳其節事
決其儀先如乃習母慈以維陰陽教中主安丁定三百
三十曰無不教
周清律才信星無親窮而死已達則他人易教教法書
言爾教乃彰天討乃星氏趨國于麻正律端了中刑其
無則懲或聖功
法作字于六體八法體致妙者法世遺帖蒼福察古體
王師今符逆之才必精于心母繼母來母託母保教以
一之精妙斯獨

若知學于誠化故能以和神人以宣風氣身律奔飲周
律爾肆鄭衛胡夫爾屏爾余淫異而聽正曰竹義泰德
養身舍足易致

習而射于由舉觀德內止外立鶴巧數力既開同焉此
調而子其脫不夫無發不中容以比禮節以比樂法儀
同德者或成學

行而教于九章是張月習屏擊操術首精三才之選十
殊萬變熟時高深中推執先象除儲播布弄損分引伸
類大道更斯神

應序說

應序者履度乃君允中之所賴其居而固自就此君象世
攝居太原日將與哺教惟仰其開容有過而聞之者曰君以



序名爲非即子丹漢之居子君曰非也余自學于家而仕
于時周君之也君是客曰非則君之學也豈高于君之徒
歟將廢于相氏子之知強仕也亦將爲不可反之常命乎
必居一于此矣君曰惡相其可伸我榮之惡以厚自持余
弗能疑足投通而徑背之而之或子之惡以智爲子不無
洗滌自免而取則于斯惡誠病于子尚何望于子子者之
所趨客曰然則君豈誠者哉新本長真內格外誇若君若
始者暗若替其生也出與其行也習習發其羣而現其偶
惡者誠有焉而君也諸古者行古道言出而文之德則深遠
達可以居若廊而翼唐虞之治窮不失攻項典以鳴周孔
之教列無通而不可棄也而地闊其臂以得其輝況其塵
以懷其實指惡之欲訪是安可格乎君曰子亦見夫毫之

用于卜而羊鷄之用于冠服于劍之錯之靈寶殘之精
之假之文本煥寫之法之割膏之煎用者自德也杜襟
之大信無用者之愛也材智之于人自爲勳其身也人
不通則用人用所通則用人故曰巧者勞拙者逸
然得用于可用之時則宜用矣于通用之所則亂故曰
知古知然守道之極此揚子所以尚方周子所以賦法
也德大朴散浮風爲人文愈彰人傷愈滋詳者志博智
者用宜力強者取服材多者見奇故方詳發機投的射
時之利爲殺計者恐玉人治珠而雕琢之過矣矣雖愚
吾又欲以果究而擬字室之制以行杯而尚嚴齊之味
上尊以開金石結饒以辨書契故方獨任古惡而已惡
于范手無爲滑于莫我知其孰爲知華齊火之人耶孰爲



大庭無懷氏之民群吾特家寧宵宵以從游乎泯泯之
天耶若地嘆而去余因次其辭為蕙澤記

菊軒詩并序

菊軒為大理朱君允謙賦也君世居滿漢之紫芝山山
麓孫軒環軒植菊甚夥自桐官來山向以遠之久思之
深故即省署傍朱構軒植菊以擬之而名曰菊軒示不
忘所好也詩曰

維蕃于宋其軒莫製有榮者菊比于軒例伊誰作之春
君伏定君子大德大理是藏故邦遙遠滿漢之兩岸有
黃菊山有紫芝念昔朱之維以學我儂今我遠而為此
句思是此我遠作菊則有菊及詩及行及度及始及終
每軒以擬在似律名之傑則庶同四海同

菊之榮榮其葉青青白露方零若來公何謂故軒下
律律園文在軒左右^十我特我誅我息歲游天標是用
道 維菊有芳艸龍其英^十蕭蕭而露自若送公言思
軒中言復其素臨三莖蕊足几秋秋者友誼慙今儀平
應運 榜榜其風對本來自南觀新思古之人宵什周
心爾後爾琴以伴周德音德音是茂竹及是後世維斯
軒當正作菊新寺 菊軒六章三章^八句三章^章句

存明齋記

昔人有以心為方寸地必存之以待後人時焉斯亦善
取喻矣余故推其說凡人之寸物固存以待用也存果
以待後存常以待寒存金寶以待服玩虞賓容水天之
成及則必固為錫錫整潔以存之心之于身矣豈徒求



節全實之用或乃感志于清欲之水大松揚之宰齊反
不虞可以存之噫亦哉矣心之所存者何也善與德焉
耳德有委善有全委欲實不欲實則愈崇愈深則
愈茂用之于身則有德祐之子孫而無窮以普人所以
為存地以待時者欲耕者農之始事之勞者也時之而
氣而耕而獲而後以食以飽此其常也而設種大早
澤燥理之反則有不可不慮後人苟勤之其不有危乎
是地始存而時不力則地奪時之而孰不則功廢既
蕪而耕則其土穢既轉大河獲則不有年不有年則無
食而種大焉之故者又使無憂乎故必因其存之地
時其用之定若治之以學則之力若時地之以義理之
根若蕪存善以去惡若耕至于英華之發而充實之美

若獲夫然故宜在于乾然而飽于仁義矣年不章以值
大患難憂成之來若早若春若燥理之為變則亦蓋諸
已聽于天而已然後此心之地不徒存後之州者得河
時而引之帶臂也夫宜若存粟帛全實者之得用而已
或苟徒曰我有地備農以自要不耕望獲其不若與人
矣于上靈王大澤大河居有齊曰存耕者得春以求于
說觀呂君行可之為記也則可信其德有委善有本而
同存者以歸之且告之曰時不于時於厥後謀以庶幾
于大澤以之書若曰居父母勤勞稼穡庶子乃不知稼
穡之艱難地遠為大澤後者蓋之

余自適居常杜門謝絕文客有叩然而來者問之曰華
亭曾守約氏也甫之入守約袖出一函表哭而示予曰
子將遠走則那余從其若欲與聞之乃所謂山居蕭散
園也嘗其故墓守約為太原之典將丞而其舊趙君仲
明史事去官法當曰子遠其友有孫子林者作此園以
送之幸其可遠是園也守約示知予有是章行將微予
為序引余大意而謂之曰山居者吾儕之書所圖獨予
子敬惟予不肖而皆不令此可圖以辟世予
朝而廢然今亦幸而亞坐廢免保身以藏待年可則
其亦命也嗟夫士之方遠居也紛紛而應漁誦詩讀書
以自守自非行跡江湖者之某子遠世則雖伊尹得託
太公望之使執不欲行所以行所志窮以遠而居以仲

子一以指而美諸人之制雖祿位君是以原之而道不
利子行器不通子用言為而誘激與勸焉而禍患隨一
不令人意則名歟身保志未少遠而止者何可勝計也
視故山之某水某丘欲采向時躬耕漁漁以自樂已不
復遠所圖矣今仲明子播居也向有野可耕山可採水
可釣子其行遠而圖矣其尸偏也身居子徒歸子蕭散
乎何取其非以奉官而屠窮者為某反甚耶以和而高
蓋之憂為尤大耶以舟楫之 亦為尤可惡耶苟食驅
以屏棄子荒郊野阜之間則翠石竹節遠眺成丘墓取
嘆于山林遺世之士矣寧不得解綬然欲情于人世之
外而無造物者為使又奚救其執富執遠執在執仲而
為幸不亦此園之作其以是夫守約猶余言請書以復

仲明先生于仲明不相識他日遇之于涪果之側不在
南屏在北而故居往來時以此圖出求我必一將字而
忘言也洪武七年七月既望書

桂芳堂銘

嘗故嘉桂植于堂下下讀又曰來于子茲其王汝伊桂切
玉萌厚如佳樹把園花田佃而鉅柯繁是楚茅草無
幹之理實以桂堂于玉萌蓋其在汝左右下讀汝歲汝
亦亦視汝所樹紅封之佳動發和莫繁無震于此而無
成于芥片德爾新馨學同新茂讀及觀無成無用不可
若若得空堂為棟為梁若絕河江為楫以航若食和于
菓若若食則于湯若趨若師非則佩于靈若宮廟大享
諸酒漿斯乃汝之良新無德于桂乎春日止：百介

萋萋壯人之說之莫誰其已歸鶴先秋聚芳零靡作爾
嘉蔭可根可木讀百爾君子請送同父事上刻銘中局
毋我子矣

如逸字銘

賦之在摠也飽身并別故園共常為等不見其千里能
也及夫街巷既御鞭策一麾然後欲襲衣鳴逐風追電
而駕輪下東望旗後塵會不得時光景于欲忽無他德
逸于衆也鴻鶴之在藪澤也盡爾于魚稻夕息于蒼蒲
而歸雁帶鷺皆得以神之及夫香英鼓賦一舉而加已
于清風之上然後薄太虛而蕪六合飄飄于細細無他
材逸于衆也君子之于人也亦然若居而衆眾若貌不
異于常冠服不違于時人同輩視而慕焉之至其傑出

開君子務其遠者大者小人務其近者小者辨之所得
其詳焉雖然以雨而開時田事之初若大嘗學以種之
擇善以稱之至于德威仁熟而時雨以化之然後為有
成之終在走時力之何如耳時去靡不有初鮮免有終
苟徒謂焉而弗種種焉而弗耕而徒咎夫五穀不熟不
如耕種之熟則爾為子之職曠而後君父命名之志荒
矣然則耕也尚年務遠大而有所終也耶

黃元吉字序

易之由以元吉占者多矣而在坤之比居其首大是占
之所以元吉者不曰黃裳之德乎吉公由乎黃裳則非
黃裳而吉者毋不信矣世之昧者猶其詞不達其義玩
其占不審其然而不達于凶悔吝之達者莫希虞使黃

君子者君子取之共其于走矣非誦詞而玩者賴矣
能達其義以審其德乎人之有名字也蓋謂表夫德德
務實然後名不虛名虛而得實故君子少之黃君之取
諸斯也將飾其名耶將求其實耶飾其名則不過假借
黃裳以稱道已一元吉而已求其實則推與于黃裳而
引伸類長取凡占之所謂元吉不一而足黃君必嘗問
諸君子修身為以復之坤則不遠復而元吉也行事焉
以履之兌則視履考祥而元吉也博施以井之巽則若
井收白茅而元吉也止息以大畜之火有若重牛之體
而元吉也他如取諸離之大有以為文王之未濟以為
政奉之需以為社稷之訟而不黨必若與共摩損之中
孚而受益必若十朋之龜弗免遠益之觀而道大行之

頃而大得志亦必利而有子而皆所以為元吉也豈特
坤而已哉若曰假借以稱道已固非元吉之所取而
亦非余所望于元吉矣書曰德信一動則不古傳曰吉
而悔吝生乎動吉一而已德動可不慎乎於几動也
而能慎又為往而不古哉余所望于元吉者德之云乎
豈曰字之云乎

友五齋賦

天台制泰初氏之從字故安也以恬退自居
勢利不入于心唯雅愛有友為清白友處無
虛席在常滿戶外言論侃侃不求合于己不
苟同于人或名曰居齋曰友五大夫士相與
作詩文以觀美之合字向大夫道之不古若

也文矣故從而為之賦云

余中氣尚友大方人兮惟當世馬余易求學世皆其孰
道可行匪補焉易修但欲從子故引兮靡不攻疾而靡
得春鷓鴣于翔其兮蘭其艾其或稼後初擊使脂同兮
吾如巧倖示不田初天詞以相許與兮年臨危兮解不
偷存雲雨之其態兮射擊利為沽魯復災孽災祥以阿
密兮孰云以沐之投膠察指益以從違兮余聖言余美
式格講習之相須兮在滄海大鹿津誠責善以納大中
兮請從鍼砭與藥石大豈荒荒諠語以疑戲兮竄虫或
乎心息豫斯人稍莫余違兮何怪大知之難得管鮑
去我遠兮後數千載不獲作乾金為子刑兮邈道風乎
誰獨得魚水其德德兮坐金石其確確審道義既相忠



予新死生之可託矣聞世于我何兮况古道之日錄歲
丁巳余行役兮口而磨于揚京聞夫人之齋居兮樹友
直之嘉石屏疎風而在予松余深之冷香信在誓之勿
疑兮秋茂木之和平嘆嗚例于一誰兮忠于激乎中情
何時俗之同此兮舉枉道而徇人指梓匠以遠而兮反
以夫木之故轉矣康節之託獲兮姬守範以取正哀論
予于誦讀兮故古守才予而無親嘉予子之高直予欲
融心而會神辨為雅以弱管兮紳松柏之貞直直口平
平周道兮我車此臨我紐斯邁兮勿亟勿遲杜若其何
投兮來者或自期而生而幸免兮寧平矣我知嗟萬事
一皆然兮余何必獨病于斯故展禽則居燕兮史鮑沒
畫稱不象勇直道以不負兮將焉往而弗見遠已矣予

故古人以為使兮世不我其美神

書回春軒卷後

天台英秀秋氏遊適于時示回春軒詩文一鉅偏回春
者四則量文起名其詞居身蘭之室文則秀欽氏為記
詩則四方獨游之士為之詠歌也余方既貧病神思抑
鬱不自適今請其文詠其詩想見其所撰回春者意不
知竊懷冰釋洒然先風霽月之懷生也惜余不得辨細
于茲軒之上為董君一賦之然董君所謂回春者意有
在而今未白馬回欲回欲甚往回之回欲抑回幹之回
欲往回在于天則春固無乎不在無乎不得獨何取大
世軒回幹在于人則將返天補天猶地駐日修月者之
詩歌為幻又在軒子何取者向不以鷓鴣自樂賓友嘆



扶為春矣春則取于新大行他有所取而託于新大
使春在于新則若料也直為快心膏于一時而已耳春
與我何預焉為託為斯言則其若料也蓋必自有一種
春意若不以時人而人頑木之如耳然則君之意某要
在哉此余所以未白也嗚呼余求之吾心之天而得大
生生之春矣則有不司時而遺不隨物而化者長存也
人唯為于知化于物故而莫之求身死而後大憂悲感
窮之秋寒哉之所則風霜之所虐孰不抽骨拔髓得搜
其所守者聖名其獨能求而回是春乎滋華芽于草木
既摧之地騰煙馥于反爐欲滅之餘由中及外生意滿
其茹之以為泔吐之為英華茲乎若得葉于其。若和
動息與使出入無則不以窮通為取舍不以得失為加
得舉天下之業而皆持指諸吾春之中矣余又不知董
君于是春也得于之與否乎名軒之意孰是與否乎吾于
盡為我習之考欽氏領余言研書于春歸而質諸董君
也

鍼法歌括序

衛生莫功于醫醫莫妙于鍼針法之傳尚矣素難有任
明堂有圖指微有論法注有說升榮有歌探幽通玄有
賦宜真核法用無餘蘊英學者猶慮大任錄之噴穴容
之繁難求而尚志也于是天台下信中瑞強諸家書揭
諸穴而諸疾藥指為歌凡若干首區分輯梓標在指掌
手雖未嘗治是書然觀其言猶賞其用意之工也而司
業者得之乎不賢其格迎乎自道術為古天下製莫不貴



言以傳書然可傳者言也不可傳者意也此同言開意
言則不可少為他意使言書多亦美以為世之師言而
不師意者生時一藝一術為然矣吾儒亦然也其不為
高安之詩魏括之書者我希而克濟夫用字則走筆也
措九鍼之宜探八法之要以迥阻任格二立之神非運
用指妙若檢局之斷危丁之刀併之手而應之心其能
起死病寸月前收奇功寸指下于非主理茶碑之在魚
免而忘茶碑然則走然也其紙書之茶碑歌善學者亦
在乎得意而忘言爾昔人謂玉辨和酥訣為醫書茶餅
走然也其紙書之茶餅歌非余所敢知也尚曾讀知者
而茶馬

通周同理圖說

卷之五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Green Yellow Cyan Magenta Red White Black

言以傳書然可傳者言也不可傳者意也此同言開意
言則不可少為他意使言書多亦美以為世之師言而
不師意者生時一藝一術為然矣吾儒亦然也其不為
高安之詩疏括之書者幾希而克濟大用乎則走業也
措九域之宜探八法之要以迥阻任格二立之神非運
用指妙若檢局之斷危丁之刀併之手而應之心其能
起死病乎目前收奇功乎指下乎非主理茶碑之在魚
免而忘茶碑然則走然也其紙書之茶碑歌善學者亦
在乎得意而忘言爾昔人謂玉辨和酥訣為醫書茶餅
走然也其紙書之茶餅歌非余所敢知也尚曾讀知者
而茶馬

通周同理圖說

卷之五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Orange Red Magenta White Black



NEW SERIES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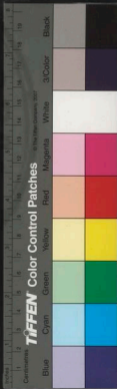




20250000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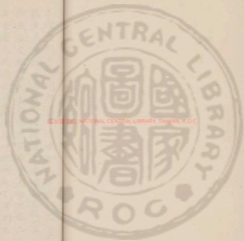


INTER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HROUGH P.S.C.



2025 RELEASE UNDER E.O. 14176





國立中央圖書館, 臺灣, 中華民國



余請史門至孔子則禮于天子借于孔子而問之言不其信
類女子而語天子者竊帝澤威于其間也宜使以其事又
物猶容度秋之拜哉蓋必有六國係乎天而不容已于我
者昔者又武則公旦之制件所以化綱天下渾淵生民全
歲大綱之具既竭心慮焉將行之萬世而無弊今也不幸
崩壞散裝于我後殆日以無義矣夫既未長斯久而我將
獨為行焉以一身任當世玉道之責義焉以六任當萬世
綱常之責在誰哉可不汲汲求聞于人和在患其墜即聞
老子嘗為守藏室史已通礼樂之原明道德之歸于是適
周而將問之焉彼老子者讀世道日降又謀管轄方歸咎
大體為忠信之齊而氣之首將使仁義墜智一切棄絕之
以直反于太古走宜綱繫不相入未處不相投不違格于



彼字亦其而何往若吾言于禮而以處傳者華第者此之
不然何獨良多欲態已淫志之士于何臨明深察之此死
傳辨應天之尼身于天既曰不密尸知天下不窺請見天
道又何聲若笑貌之無情而不得其為人才者天子不聞
一言與之問辨惟是稱其稱視不見而若是于然則天子
則不得天子之問而入天子已窺君子及君之端矣惟以
其道之不我剛也者不必與之問曰語而作唯唯然退身
此可見聖人與人氣象深密如此上于彼之知我無否尤
若太虛獨留曹何足為輕重哉古友其海處通國則權國
此出以示余記平皆諸史所載遂謂志者在保親者于
以見孔子愛世任道之志當彼國而三集以見若夫備世
輪俗之言不必論又而一說也夫

題蘇李泣別圖陵內子五月

右所謂蘇李泣別圖者不將節操足以快播曰身仰天
而哭又或很佩弓刀相持以正氣我服者陵也而胡騎
三年之執控控以從將節者武也則胡奴一杖果驅羣
羊于其營余嘗記史傳匈奴歸或反出塞等時官屬隨武
運者九人所以何從髮指持節而在牧羊所于則三復親之
武與陵事詳漢史姑言其概初武以大漢元年使匈奴會
漢常事相父術律說武律不益止置大塞中使北海上無
人處使使然曰然孔乃歸陵以二年為李廣利別將戰敗
降屠單於陵家降于以女妻陵為右校工與術律皆貴
用事陵使至海上為武置酒設樂說之降武謂臣事君稱
于事天子為父死無所恨願勿復言陵與武飲數日復曰

子卿臺臨陵言武曰自今已死人王乃欲降武請舉今日
之體以死子舒陵見其誠歎曰嗟子義士陵與衛律之
罪上通于天司注下雷釋與武決去後復至海上語武以
武帝崩武南向祝哭歎數日及武歸時陵置酒
賀曰足下名揚匈奴功歸漢室雖古竹帛所載非青所函
何以過子卿陵雖萬世全漢皆陵罪全其老母使侍魯大
屏權忠庶幾曾休之望以陵夙昔可不忘也收淚復家高
置穴錢陵而後何願子已矣今子卿如履心半陵注下數
行國與武決時昭帝始元六年也今按是國謂武與陵別
時則陵當注也亦謂武注也謂陵說武降時則不注注而
本謂武注也武之注其非陵始以武帝崩時故復疑持節
仰天南向謝子故羊可乎以余所以三復疑之也賦詩者

成國之注別而序詩者遂以陵或疑從馬之威而武猶故
疑持節注子故羊地以武之注若自悲其窮自幸復歸忠
陵不羊矣身不獲歸而陵深若無感容談函者夫其意余
恐觀畫者不達函者意及謂函者失題函者之意而函無
詩文若相友也故取諸卷末俟博雅君子觀焉若曰他者
所本余則未如也願聞之

漢湘八景圖跋

右漢湘八景圖原金街准西王侯之所家藏也余既為詩
周謂文士聞又做余言讀卷尾余謂漢湘是水也是澤國
之大者也澤國之勝稱于楚者固多而漢湘為最蓋湘水
發自陽海至零陵與瀟水會故曰瀟湘二水合流達于河
庭而會麓官陽若梧王荀諸山錯峙其間山川之勝可知

英古開英皇從南此至其地自後無得受封唐國唐氏
人物之勝居居大天之志即實大傳之雄才周元公之道
學又不可以法學當人之取大業也蓋必有大于此者
而乃即大江滿村市而烟雲月以日之其非以景之勝而
地之勝地之勝又由天人之感故故凡巖其地以日其景
即其景以思其人或遂謂將覽或得之然則或因之通從
而官遠焉窮大國據鄉無時而古之情自遠于一時遠感
乎千載前或異趣隨寓而見者亦豈外乎江滿村市而煙
雲月則有可謂景哉不然斯景也天下山川何所為之
而特顯則馬東則覽滿湖之景者宜在此而不在此也
是國之作亦必得志區外外乎之未矣觀之者其無從
死乎務景之場之則我揚書以發展命

介石齋記

卿友世主銘字介石仍以介石名其齋志自勵也介石
之義取諸豫夫二其五河守安靜而可見明決于豫之
為卦上震下坤為順以動故豫豫樂也有二義為和豫
為快豫和豫必其樂于人快豫和若樂于己私其樂動
拘于欲也必其樂動順于理也明理故可與人同拘欲
故在己不可拘於之河固以豫者四也四以一陽為動
主而衆陰從司是故天下和毅而夫已志得大行喻理
以動必其樂孰有加焉在餘夫則多拘欲以和其樂而
動于四矣故動者不善不動者善和應四鳴而三也
四時而傳五來四為不死之疾上共四同體處若為
單傳有俞之疾信於二于四元傳應獨能守中正其



介如石也。是如豫可以公于人。伏豫不可私于己。私則
溺公則同。同故所處皆不溺。故不終日貞。古此介石之
有取大豫如先見之義。理融之辨。則不容髮。非安替明
決之士。能走于常人之情。莫不有安。安而怒。受患也。受
患一或遭此。若得居大貞。苦對於其去之。不亟而安
樂。得貞。夷則求為文。身安守之。計如葛。要膠。固也。忌舍
大安如安。安之既。喜。患。類。受。成。之。玉。女。成。即。即。孟。氏。河
謂。主。于。受。患。而。死。于。安。樂。者。豫。其。可。溺。于。介。石。審。察。于
此。自。勵。有。素。寔。身。各。言。余。亦。有。望。焉。砥。礪。其。偏。行。整。磨
其。學。業。道。塚。其。大。章。必。若。荆。山。美。璞。使。德。之。顯。于。中。才
必。若。泗。水。浮。磬。使。聲。聞。之。振。于。外。才。其。不。乃。洗。俗。不。絕
世。處。此。然。如。砥。柱。津。洪。河。才。至。于。得。時。大。行。樹。功。名。以

自先而為人。亦仰也。若若然。如培塿丘垤。一辟尊于泰
山。于然。後。可。無。一。世。傳。大。夫。嘉。嘉。州。角。立。是。生。徑。：。疎
疎。草。可。庸。理。或。介。石。之。可。自。勵。其。有。越。于。以。世。藉。中。其
說。與。介。石。辭。其。不。乾。

容膝軒銘有序

天台王仲執寓江浦城南。倚委巷中。近構一室。為棲休
之所。上庇下茅。身偏葺。葺為壁。性足。棲。草。書。几。榻。而。已。人
或。向。其。隘。者。而。仲。執。處。之。極。如。因。而。之。口。容。膝。取。諸。陶
詩。即。歸。來。詞。語。也。會。稽。葉。為。之。銘。銘。曰。
有。身。有。道。道。匪。身。以。身。其。衆。體。各。有。故。賦。于。作。而。容。膝
吾。居。中。居。中。以。道。重。輕。于。身。：。與。道。中。時。進。時。退。適。以
身。居。出。處。文。背。身。而。輕。居。膝。行。次。止。身。重。其。中。抱。膝。而

屋屋中在身一視大道道之重輕自身是名倖任而俯
莫余敢倚綸綸去奔塞塞共故脅肩之病宵卻夏畦的
臨擊券亦酒券此予預爾蘇無偏無賦止必居仁行必
由義寸作簡膝不能不尤舒舒自便縮縮是羞中立而
剛備仰無愧我室雖小百休容矣心苟及是而乃默齋
字環之大姓步與容使夫君子軒居是飾顏曰容齋既
安正適瑞居親視香氣乎心可不下指時橫素琴人曰
余臨我處則奉無墓乎中何求才外及以德凡而德終
朝或以首以神臂適逢清風一襟浩氣六合應屆題
驚修弗辭草露意伴金石福缺容膝之樂樂以屏它

跋康正公書廣平梅花賦後

崇禎甲戌秋九月余贈遺春脫鐵舟江浦之上見友人

宋介石假而決則問出亦其先唐廣平文貞公梅花賦
一卷至元康里文獻公為魏劉雲坡周公所書者也時
文獻侍宣文閣任從而統副為掌書博士二公皆題識
在方又賦謂賦之得意處在永保貞剛四字耳 君但
味雷艷清使堂文貞初心我魏公謂文獻以書夜光連
城未足珍吾後人其實之不墜夫以文貞之為剛元贊
相朕介有大節史稱守天持正赫赫與房杜並兩謂永
保貞剛豈徒詞語形容而已哉觀文獻之稱文貞魏公
之稱文獻而二公立則名節所播永保貞剛者視文貞
皆無愧辭矣詩曰作其有之是以似之獨惜夫魏公永
保之剛曾不一舟傳不幸遺失守以誤人問何事見
跋于文貞之高宵夜先過成茲信使運合滿反旋及

若有除相之者宜仍然我竹自今介石之列麻後其尚
以是為戒

孝友堂時序

孝友堂創於徐氏所居也徐有幼孫字者奉母于時聚凡
弟于斯母母子子先兄弟弟弟降周故孝其間者益如
也其及上孫陳玉來以請請余為之賦曰
對水北流其波流洑有嘉徐氏其堂其堂誰何作
徐新母弟兄弟弟先致香及曰孝伯何四十肯走宜匪
煥煥作時然承厥色而順乃志則其成故運歷友作何
匪嗣于色世囑于聞伯氏怡怡仲氏然然惟以夫唐惠
君即其年數于堂下弟先飲續母氏室處中聞聞、莞
華玉要嘆言佳佳洵遠小堂有義者弟亦附其背母氏

升堂兄弟其在毛不皆當新不詳贈不福既載以介壽
宜母在堂前子坦後先視履嗣嗣母曰聖余子無行可
愧無言故知不德不儀亦死無限無我始得母在耳堂
後東婦在右依而上子母曰來子婿情不奉納暮不禮
酒以養以養以相我為事伴無渝不常甘帝降來庸人
有遺于何今之人而孔安其室無父母為晚為德堂然
兄弟奉商是為明惜莫不恩不諱不恩必戒必敬挾報
民莫肯肯家政引而勿替以用大慶

石九章三章章八句三章章六句三章章九句

河渠送別圖詩引

河渠送別圖者金涼州街事風亭持表為金華盧子載
作也子載為涼州倉使行任敏遠在官舉其職頃以同



列事遠生免辟故出子行也。厥情其不寬，而施用即奔。
子遠辟，既為之圖，又既之，所以勉之。且命諸富涼之士，
咸賦詩道於嘉涼，子河內為要，缺侯子要，缺為勛，將而
子，厥則子，學之，部為為下吏也。以勳將臨，要缺坐等也。
以于文交，知于上，常布道也。何子，厥之，致走，擊其，非行
能，有足，取而，交知，于侯也。不，然，斯
國之，重，寄以，一身，任一，方之，休，政，子，如，而，家，為，眾，所，仰
外，英，之，所，警，臨，內，境，之，所，莫，安，雖，一，臂，以，不，杜，級，子，人
而，況，能，輸，萬，車，之，指，趣，可，考，發，而，使，作，英，走，知，佳，之，有
取，于，子，厥，以，必，不，以，私，于，英，之，見，知，于，隸，也，以，道，不，以
任，仰，仗，天，才，非，為，厚，有，司，之，人，或，知，以，行，能，自，錫，為，立
徒，于，厥，之，何，河，過，而，子，英，注，去，其，無，息，我，侯，之，德，矣。

以矣之命既引諸劇在并系以詩云

或感河西古封侯，遐遠恒重，肅執持我侯，于城民保障。
是兵莫先，足備銀，虛印，竭末，司射，量官，不，許，屏，職，愈，顯。
受知，或，使，素，我，英，宜，尼，不，口，會，計，當，願，才，可，施，道，所，尚。
免官，束，歸，越，鳥，傳，驪，駒，或，行，餅，玉，帳，于，觀，新，圖，吐，清，唱。
酒，野，登，天，秋，幕，著，河，華，抗，子，飲，或，浪，開，山，堂，林，烟，雲，收。
休，法，不，如，勞，意，正，利，保，司，之，富，調，恢，胡，爾，虛，印，承，特，既。
繁，以，錦，囊，行，已，北，秦，越，它，時，遠，州，望，故，園，兒，在，河，渠，上。

秦川耕者錄

秦川耕者姓王，字允中，長身，內，偉，貌，自，氣，行，守，然，人，望。
之，若，不，可，狎，即，之，無，咄，咄，強，如，也。世，業，農，居，京，北，之，槐。
里，環，其，戶，皆，美，園，田，常，頭，戴，一，笠，身，披，一，褐，足，穿，兩，履。



予提六尺古藤任束軒俯側竟曰前野夫說耕稼事方
春則時霖土使靈趾屏共弟若子有作器行度土所宜
以杖指其吟曰奉以舞小復則覆若木已而末者則若
覆者奉非乃事無成後而華綺沈浮舉不失所以走夷
欽使信衆則請告人書體嘗在氏春秋司為通樞才
不替舍出或信牛角以書從春川多歷代名德地觸所
得覽凡皆之世再戰爭虞必當杜布古詢其治亂興亡
之變一一看自學事通兩成善登噴無散戶琅琅眼林
蒼遶宮先欲感感奉為本始之敬造園護立基成萬里
七卷之教入修而以少商廟感奉之之舉東披羊頂威
游德之教而登太白過者于託任善成道歲步虛之教
孤河南止又原則浩然出神表喻坡道臨前雅歌七月

之身妙秋將瑞玉平確酒掛偏西珍霞野相分作苦酒
本不照身熱欲生風則何苦踏野吟歌以鳴鳴時人罕
知之有成韻之仕者曰方今

明堂大闢求替者弟片善寸長簡披巾道州子之才內
之登金門少玉祥外之奉一介之使建萬里之麾下不
失與一郡寧一邑宜

王化雖民難即考弟力曰亦選辟是宜何乃自沈于隱
如而十者乎賦半那州者燈日祝曰君款我我玉璫金
門福乳知坤我時神年曼其履之任論建履奉使真德
故盤我為世擅御烈了張憲傳介子典寄郡邑有社有
民我寧能與餐食中尊惟科缺字以管神我我研者知
耕以舍舍力食力以安舍夫為知其它或有曰子古知

古人之時于江湖大人者身軀紛許行陳良相率為傷
而莫之行孔孟同水取也而有等福然乎三得箇字以之
而倚止南陽魚水才正願善時年又大矣行彼非時者
以時者望眼嘆口有是哉用以任世時不踰而違吾義
舍而避世時乎時以適者志時乎時乎任而之于者世
金之知于適者回幸進克舟為兵且故策由時外自
得臂與有而夫後果有以力而舉者時者乃而之既右
以家將兵歸或成休物行間於十年其母項然書曰我
度吾若不時年春復我何時耕者耕書注即日白主伸
以從第代我而還人耕者吾耕也

南陽生曰余客河內穠林者有年雅泥泥我任不與俗
得泥惟難從吾徒將每當時之區間人之窮者孰為是

思接之也及成論事負謂大人謂沈沈切且不。激不河
德是河種做其河守可謂个或若人國耕歸河間以自
穠林易利綠以警富貴年殆殆尤莫之悟者獨何為哉

海月園叔贊

海月園園海月道者之外景也道者指華亭楊榮芝之
子雅也雅儒者子其稱道者何嘗受主學于上清湖教
張真人也蜀謂海月真人史雅名士雅伴以海月號也
號海月而園之何示外景也景另為外字外以見內也
孰為內由不可言故莫余知也余既莫知彼園不做知
予人也知不做人莫示外景外景之示非若人而人以
之亦謂人也孰示之紫芝翁也翁嘗師穠林楊先生先
生自號者穠林故翁亦自號小秋也翁字士康而雅則字

孟軻也空同白石子比過窮源之迹振其風裁備然
言論深然信其所謂缺中之紳歸者固亦以斯圖用不
搭而為之贊也嘗曰

百川日東之滙故大瀛海解濟中震盪氣甚外茫林深
滄瀟滟氣氣噴噴使鳥則飛息曾陰解港不測空無礙
但見亦為海西畔素碧浴東影一自廓洞明眾那屏沈
病士清冥穿各自在對人翻然何自來來自上清序龍
之德都雙白鶴為玄龜蒼龍汎亦此與映指海月洲如
鑑如翠合外內神超有無上清其人故玉符勒不束之
自瑜邊蓬曼望許降以款如鹿海若為前驅凌倒茶余
上信歎空風與之俱刺紫極禮玉虛茹六氣披九霄則
上穆穆其無象電續續其延金鬚鬚景之夕景覆 衆

之晨華則太乙也而故命曰中則方可居道塵既以蘇
署區既滄溟曾不盛也一軒膏蘭古神人以元氣為病
大化為墟太虛為空浩劫為家劫據元為而自然象中
先考與天為徒何翅徒亦松王喬安胡羨門游歐嗚乎
微哉道不可名譽善以形名不可執喪真失指作仙轉作
清淨抱一以靈玄之玄擬以擬彼美事初神尼以微風
寔行見海水枯月洞充後天不老而長生

東菴堂銘 并序

吳中士有容西夏者朱志道氏委索局其所居堂翠莢
志水翠也蓋志道生每缺日而母即亡身甫及冠而父
尊棄廢臨崩依爾自樹立位念幼勞之同報情事之莫
伸故揭走石以行象止停來四方大士歌咏其所志



皆王哀痛又非命每請請至哀哀又母生我幼勞未嘗
不三復泣涕而父業者為廢哀哉不忠請夫哀哉孝子
不得終養而作也謂之不終則始亦窮致養為今志道
怙恃平矣况其義與高純未始見乎乃子子言未始服
勤乎乃親故之不終之哀為尤可哀即昔人不忠王哀
之痛為廢哀哉今志道以之名堂刻悲暮錄姜瑞在日
亦少蓋伴人即是以與終欲走忠以其所不忠慎省之
子所忠為終身之慕此于三復之痛抑尤痛哉人孰不
親孰不養親全不如今之時視古之時為何如人士凡
以許敬與子刻必寧有不忠乎人而自忠者乎其從弟
即類與余同若子諒有斯文之好頃時春敬余言余展
闕一信然同本故為志道哀而極自來天故為之銘云

吳天北仁濟不我救厥生惟歸大壘春毒人皆有父母
我獨若無無情無情是亦何辜母音札我適口存快又
方玉我魯木就香天寶得表而不想一遺氣氣紫粟菜
以生為生馬何有有忠有憂靡室道處行道德德人之
有養或不得終養我獨匪人春未始躬履我斯鞠為
萬荷孰窮孰萬荷永號矣石則有游川則有塞哀彼我
斯天終大其何物

三畏奇錄有序

周書有之居寵思危罔不惟畏弗畏入畏畏因人所不
可智思也要其大者孔子所謂君子有三者而三者
之中天命其尤重強知天之所以共我者重則我之所
以事天也宜何如無時無處無不畏而况于大人乎

而况于聖人之言乎世之人或曰長長存于入長不自
恃味亦善矣嗚求知長是長試對見其人知長是長行
崇大而無愛又何異于長之入于金帝衛爭持侯于所
無休之齊揚上畏其類以自給人于長于如廣志有在
而道德本父也則命會稽崇祿為之銘以如者為銘曰
杜穆吳大界余以金五例無偏乎其族奉府靜寧動以
杖體慈用口且曰明無然能克戰親自行母曰予之獨
或爾爾欲于于十月蘇蘇女編有女狀而儒楊乃心
凡厥事有簡沛造次勿消史辭則律丈人聖言詳豫孰
不尊以視大人位天道覺先位聖德聖配大德言
為世則宜阻屏無報君子居誠作大人是承信聖言是
能引核情無如神何亦忘乃同畏畏然我孫是范是日

憂風懼日休于居于憂願說二者請嚴事斯語
書范氏讀書禮于卷後

吳中范氏自文正公以儒起家而後概以儒鳴者世不
乏君元礼却侍郎 碧先生家礼部之子東碧先生成
鳴于時之尤者也重碧諸子並數孝行而孝文同文蔚
英特可也于足元江浙行省在岳都陽固心為大篆詩
書禮于界賦二十字以勉之同文既平世其仲兄容大
之茂原也實稿之宋實藏有年海燬了薄艾容大重命
淮南天谷克仁相書之以示不忘世美云夫禮司美也
在于禮之得其人禮之得其地生之得其時然後可以
培其根俟其實強其輪需其材而不失為美禮也焉使
范其虛器以就于人曰我有禮乃不知可以喜禮之則

生為不義于息于谷大重書以詔諸侯使知是種之
所以美必施種之力力加培之功世美濟其美傳傳
延延斯益本于前則人亦余同達其意為賦諸才卷

奮發奇武書

此頓致禮重奇存則及軒什見承誠則不能揮于跟合
人感激于中者竊以不才屏身遐壤地累名教寔為士
林所屏勿復齒于君子之列矣而吾子建春念布道先
施之至足何愛隆也破自孤寡以著遠冒深免空沈孤
視收注優之禮祭多簡甚近以兩棧仍越不見走留抗
塵塵懷于外心遠亦當少年故厚意大牛謝非敢忘也
惟吾子冰度足斯承喻感錄時附編尤甚懼汗益吾子
則行之遠謂走也漸廢斯久將有所查屬以得編錄之
益可為藉牙首錄未知頗純無似一墮塵網中竟莫能
少自濯脫作典時低昂始知一旅人亦難時或掛景福
物既風月而裁常霞要皆消遠外景隨村隨史何雲之



是面古之人以所名者固不可脫僅計思自漢迄今
長而天地間贈夫後人口如李杜韓歐何人我人病不
自料孰不欲博諸後其久也料其有可傳而傳也尚或
傳之曰遠矣無傳同使無可傳而妄意于傳近雖人喻
戶曉行孰信之哉又古作者言不為立道不虛行名不
徒得必聲教才有稱在其休茲如化工造物天巧自然
大至象紐絲繪刻畫構擬為二者所同曰語我本非
培而亦愈著存作濟而流愈遠氣以充而為聲也少神
以全而為光也不可辨說有德者之言不斲飾而自不
容無傳今使以妄意以承來諭是猶外博探于祀神之
林引而存于江河之流以營增其歲月乎明

祭文

祭太原府城隍文

登極天大同知大都督府事南郡侯趙 今
遣某官以社牢醴幣致告于

太原府城隍之神曰我朝以
聖德合天心以神武戡世亂義旗收指靡不臣服為邦
既同百神咸享故明則設官分職以正治人之法幽則
定祀典立廟制以嚴事神之礼是以神依人而血食人
賴神以安居若夫疹氣之傷和邪惡之傷正竟忠之威
善長凡為民災為國害者以明
王靈函以神靈而祥榮之也祭法所謂有功于民則祀
二者豈徒然哉今神之主此邦也我朝以

詰命齊汝以廟食奉汝而祝之曰城隍大威與隍並圓
生民于無恙而于國家土地于安治之謂也今神虎以
之為祝則其青室不異于走我曹操兵而臨祝于汝守
邦之報夫生民不無恙于土地軍安且治于汝必能擊
之何氣奇玉臺厚山之開八九年來使破屠數十輩倖
劫如兇魁魁然若如虎狼死地以冀伏獲林莽整掠
我民居營我士平曾我物物既成倘曰孔聖既殲神曹
不能揚陰威以拘捕擊魁之何哉亦宜冥冥生靈無物
無知者耶如其有知宜顯靈靈令我降
天子命督者于走邪入術之衆擇精既信勇救卜日前
行以與此小施從中神亦宜平居職以助我師河向無
前所征無敵成無附勢焉無遠近皆從風定行陣列雲
雲無作神靈故告

奉太原府山川文

謹以潔牲禮幣而告于

山川之神曰信靈氣秀可鍾流峙成唐長養萬物潤澤
厚生為利甚溥其功不細於轉厥靈實莫甚上風而以
時民物以年災厲以消蓋或以并山穿川極是曰神威
國之威典教祀誰特乃崇壇坤乃潔祀幣其或不思焉
庸神為泰在威首為命其衆聚聚名崖如魁魁思羣動
王師逼無所獲悉則致奉後則碎衆授我未于標告上

毛為時害者獨在于斯堂

天朝為邦職貢未新而政聲教未宏明世曉稼莠也
除
天子曰吾商往祝師茲揚我武必殲厥愆我臨我衆既
或以啓用登明神祈同陰佑教者

洪惟我

皇天

皇上之御天下也莫重乎安民故凡百司庶職舉執事
之人一有為民害者尤法除而誅之無赦況仗封域
之內畜惡物以道惑生人我竊見本縣鄉都近年苦于
虎暴迭處羣行咆哮擄掠悍然不妄山林恣肆出入無
畏故伏我靈薄此眼我刑闕獲宜我生人獲寧我首在

村政者不敢散行于村野強暴者不敢深入于谷產老
幼驚惶十與冠蓋覆其害而彼其毒者人之于有殆
不可勝數夫為神為國宮主邑之神明某為

天子守邑之命吏神以司乎幽吏以司乎明福善禍淫
彰善癉惡除殘去暴之道一也今此款之為民害也此
之淫惡殘暴之徒為尤甚宜神人之所共怒宜神使既
而不擊之邪將在人必有以教之也即吾司邑者無治
行獲慶于上下神祇宜降罰于厥躬苟非我民恐外蒐
為饗饗耶未聞之心俾得憐痛自剋責深切哀憫茲特
拜竭 刻下祈告于神惟冀來此無辜情狀脫賴移命
閔已所在神祇使各雖而出之四境之外無令其若
良非處此土或仍實摘不如令吾將覓我履夫或我年

徒機我伯寄毒我誓路天荒于山林立時其家必必盡
殺走其荒然後已作神尚赫厥威開厥靈俾入無遺跡
出無元形或就將擊斃他堂壽山野肅清民物永寧以
各遂其土則明神所享為有明而守史職堂為庶稱矣

祭周宜人文

嗚呼宜人念昔歸吾門汝及孀顏而吾方志學非長親
老寡通艱靈助汝服勤以相于吾傍僅月日不諱其勞
奉親鞠子無違所事洎吾學堂中梁門梓社立皆因汝
之功也建涉亂離以際并平方期無字信判守以循老夫
何叨名才第之字大厚身未富堂而家即治崇矣德慈
行遠建茂西春海商天壯日相望于萬里彩華彩莫心
同慶者廿年賴汝任官家務一力支撐使二子有成各

役以重再歷遠者以挽吾憂吾亦尊奉昔輝拜掃先視
履與翠首者餘三年舍棲茹若志後而棲生朋泰榆齊
暮寒谷回春後旅

京華即闕迎春祭臨輝輝遂葬按桂嶺禱食未及汝而
汝已香魂嗚呼宜人可勝挽袖者方以弗克歸葬為汝
慶又生靈罹此非常之禍汝招福泰露于空山汝于嘗
死于遠道而吾之沾危亦甚矣所願

聖朝天日之明明私考神明之靈佑事此履當家破後
究帝祿即曾才地嗚呼危危令累累卜汝完此奉汝靈樞
以靜安之翌旦各行毋陳一異以告于衆余呵恨者生
不得相奉以偕老死不得相守以為續祭不得換靈以
哭奠莫不得臨穴以送終嗚呼宜人吾何負于汝耶汝

何事于吾耶古何獲于大而使吾無汝致于斯耶痛
徹重哀室其平路嗚呼哀哉

墓文

故松齋處士尹公墓銘

處士諱文中字宗達本傳姓出後尹氏松齋其自號也
尹之先青川人九世祖宗尚本監制使為辟達天南疫
厄致還家題上虞之丘大望曾祖謀某銖觀祖諱某字
敬耕考諱考實字廷望無嗣處士本生又諱寧居格姚
之前風樹世與尹氏迥家例者實之無于且其宗之傳
司命處士後為時甫五歲少游鄉先生為啟常學誦經
于文過目成誦鄉長者奇之咸謂尹氏有後為及長種
學信文及後忘倦時丁叔亦不便有仕道意自閑塔守

志教授鄉人子弟為族激獎及門者多進就時推美處
士處士謙絕不任黨姓為孝事其親每先急承辦務研
其惟心母嘗患疾處士朝夕餽湯藥自勉其親之沒
也各盡長尊禮無失其事本生也歲迎不家或遺棄之
奴時積甘旨生事長養禮亦盡焉其配韓氏名妙自系
魏國志獻公後春莊處士義之女性行賢淑類坐寡言
嘆處士相待如賓嘗謂夫人曰生我者孫氏辱我者尹
氏人其以我宋某姓有非此之說豈不亦乃疾于禮罔
有不可失義有不可忘昔我孫尹二家一石蘭風一石
五松桐堂不數里地世有姻契之好吾親念尹宗之不
能如獲也地學我以并之後為時或方督祀而所獲又
母之得我當我長我育我耕教我有成不啻已出我之

賴之如實生已既後或以室且有子有孫合汝之勇姑
若夫室至望我無汝終其身允望我與汝無後尹氏之
見也哉其忘念才而念吾本生猶王允樹尹奉親幹在
而亂意允善我無憂已後當命一子獲本姓使而不忘
本始是我願也夫人曰君之願亦妾之願也于是家政
所預一承夫子志以克州有室處士平居好飲吟咏其
寢室東偏有棹曰溟暉有村曰愛日每此朝月夕無休
之暇以詩酒自適其中賓朋未遑清坐竟日徑談文史
暮不涉雷世事邑大夫行鄉飲禮力地處士預位坐閉
聞人或侮之彼不與較同雖有與里人以財得陳者里
人自任其家以誼誼之同疎併亦得以死託之處士力
排解為備擇故擇其慈慈家反誣處士處士信已財棄

乃已或執處士証以自立處士笑曰曠理愛然作我弱
逆天來司任人為司大書于壁以示我處士之于人大
半如此生才育允至顯士中正月于男二女順學行俱
俊洪武間任別都主事後罷官來歸以養次勸孫男八
聘織璣璫璣璫某孫女一曾孫男一七一歲孫終
時于若婦或之曰某前而兄而弟而妯娌一不仁俱亦
言無或離間以偏同氣以私爾而生我今大年矣盡毋
使我日不瞑于下地若等其念之命長孫瑪後孫姓以
協字事此親友之素所往來者會生作詩雙且而遊時
永樂三年十一月六日也春秋七十三明年十二月十
八日葬于永豐鄉介廬山之原夫子由是哀毀致疾七
年九月十一日卒享年七十二 年 月 日合村處

士蓋其孤獨夫京師所來奉狀乞銘于司邑等以同為
錄其實而銘之曰處士先素克守持自出少是復生也
齊莊之或失在中不自有右弗逆利中聘索之括歷時
倘廢出貞僻壽局元厥宗肯堂攝義承天為地考人執
六碑厥負拓于懷示道文一十二十一字

王處士墓誌銘

梅村處士王公既歿之九年其孤士良其所實誥謂
曰士良不天立痛底心生違涉道改運舍從而葬則不
聞下兆與時舉否亦然吳及矣謂念先人所實無一言
託諸後行何以蓋大痛于於天即今身休告宋歸作吾
子來界之銘親親石墓左其居應矣乎此葬不及識處
士與士良知素深不致以不敬辭為措其事敘之處士

諱形字仲彬明奉化德星里人其仲宗有說曾祖 為
翰林檢閱 為秘書少監至今以得名家祖 父
快嚴修節擢處士少嘗學端宜不凡而義負氣有古處
廉風樂及名士友而卿長亦示折行筆與文既但無職
岸時之貴達或欲要敘之處士不屑就人有事相約餐
致必者或不之官之處士處士一持平即已允季海軒
弗靖厚無賴來時冠謀官兵捕治其重達里民王物之
翁之兄弟處士居與隣情共寬再懇守帥曰為民保障
民罪施害冠捕誅無疑翁誘非其冠為在保障或之二
人固亦得冠意非害民冠也帥渠姓者素善處士誥曰
非必言義及無辜即命釋之有負賊者符五出遣官兵
道工走匿屏處兵疑其冠黨執送帥將寔之屏處士後



白曰符立備丁吾民也請舍斯印曰良民何區區必
冠纓也處士曰野人辭胃軍威駭辟皆作兵荷無他紳
亦喻如釋之彼三人指處士謝處士曰如吾若等究志
坐視非白乎作交朋出卿堂諒尔何謝為初方氏者據
台溟明三郡氣賊壞人擅廢群一時備附翕然熱或墮
處士仕之者處士雷嘆曰時事可知使爾責宜屬厥思
焉足惜哉中開書自悔

國別處士年五若于仕進意益淡如也日操種奴力勤
田或溯海理漁釣每所節閭通借士反為文字欲以消
狂于海雲山月則一不問俗事所居堂側開書室前有
古梅數本日但休其下日視梅神卿于弟狂歌而不名
成林之梅并處士云洪武廿二年己巳二月十五日年

年八十有五配沈氏子男三女十喪次士奇次士然女
二俱出適士人孫男 女 嘗誡諸子曰為

人必自立立身以慎立志以強立家以儉立事以勤免
立則開業日隆弗立則世業日墜人而不知所立棄人
耳尔曾念之無自棄故士良自知讀書即刻厲早充鄉
貢屢入歲均受業宗大史廉趙博士叙月助教闕以上
舍生選試給事中存左選監統江倉支餉坐同封事茂
源州雖端滯困危中新無氣岸不少挫由處士素教力
也鳴呼士風之靡甚矣務華舍實益趨于下處士介行
直節克表于鄉避榮譽若免獲人危亡猶飢渴避守丘
園致本舍力以明者年天之報之不予其躬宜其後而
後乃如此吾不知天之于人人之于道何如耶今士良

紙恐先德流無聞不遠高更遠也師問弟子為矣久
而人子能是非大才之士之後有以也夫洪武 年
某月某日晏于某御某王之原銘曰
洵美在躬積以聖地高才物管令前乘以永年師乃全
謂宜不候而宵為研以天才人允荷國類之賜行報余
有出天允銘諸君

時習齋說

人孰不曰學學焉而時習則由學焉而已矣口耳為
而已矣于學何有哉孰不曰于習習焉而不時則作
之報之暴之寒之何有于習哉夫既學矣必習以精
其理既習矣必以時而習其功理精則學愈明功純
則學之進不已故知時習者其善于學者歟雖然萬
惟如學之習于己不能取善于其人病于己之習獨于
外於學也其或所與之匪人不得專于己之習獨于
外而不為于己亦使學也二者皆失之又何取大時
習哉若使一人焉服儒服也行儒行也而徒曰古之
人古之人以誦詩讀書為不業就有道以正其是非
是人者古於其德心精弊歲月而莫之覺雖習之終

身何益哉抑不聞有學操琴者乎不能得韻師而偽
得傳其譜請其聲以布其爪指也起則嗷嗷訥訥以
遠夜又復增以指法以竭燭不足則滅而鼓諸席十
并而極功一旦出而操于眾人之座身為眾所笑何
也徒知習乎己而不取善于人又或一人為好善
亦誠矣取及亦眾矣然不擇大賢若邪正而推人是
此彼所予者耳其言而充遠其所則弊也彼乃出則
與之羣焉于士君子之林入則與之羣居以語說周
公孔子之道是人者又恐其謂謂焉而形相忌意
矣逆習于行下而不自知耶予嘗聞有學齊語者矣
一齊人得之而眾楚人怪之雖曰徒向亦其齊之不
可傳何狀可與之曰人不能身于己之習也故力所

學得其正而無得其善內不病于己外不徇于人則
所謂時習宜從學哉虛城之西梁有德君子孫師魯
氏萬志不休嘗名其歲修之室曰時習齋聞啟余說
為加勉余將進師魯于道古之人有惜陰者尚也日
新者湯也夜以繼日者周公也終日夜之不寢食者
孔子也其猶時習之謂乎然由眾人而視而湯周公
孔子也何其相去之遠如是我人其可不思乎思之
何如學其學而人其人也師魯尚勉諸

精德魏夷士傳

精德處士者姓魏氏諱德中字谷仁越之餘此人唐
又貞公徵二十五世孫也少警敏有大志嘗從師先
生學舉于案一時華行多傾下之會元李輝騰司竊



歎曰時或若此高美以仕進為乃屏棄故習益求佳
命遠德之與以夕不少休久之折若若有所得則又
歎曰吾聞古之為士當以善身而遠以利天下吾能
不能發身取榮名如古華尹克弁其君克弁其氏幸
有先人之遺田數頃在蕙花江上讀書之暇得此
湖之沈督謀使謀耕其中上以供公賦而下以給
身私足矣自足無意進取大明有國或有初之仕者
則曰吾德任時微名不惠吾骨不及沽席者某矣反
難幸道

神聖而節象力氣高故希功位但以為子孫蓋終不
能每過廣時必其酒有在鄉人共飲酒數行乃欲曰
青之天方雲其油油我我奉弓先完其天歌曰

迨非吾能矣進則吾休德哉德哉吾聊以寓我憂歌
免屋容有和之者或奔隨或起謝惜又之倫焉焉如
也矣士性至孝與人交意氣相與客有遺金于道者
虞士得之持以備之者三悉歸其人其封頂如故客
請道其年處士一不使有溺舟于江水者佳冬月冰
涇時聲徹天地聞之者莫或為極處士即馳往援之
且喚且擁人賴以全其急于斯人之難多賴此于宗
族尤盡恩義曾不莖者莖之不婚者婚之凡葬於人
婚四人處士既年益不樂世故闕室于所居堂之東
偏曰耕德環以瓦木山石冠野服與二三士大夫日
徜徉其間往後吟咏以此自終

歎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非獨去任之華或敬之



感是以厥服乎人也使於乎是而德不足以裕己仁
不足以先物雖謂之無德亦可也處士身布衣而跡
以於其可為乃若此使英得志州邑洋洋意氣而迎
乎無科者其視處士宜有間哉宜有間哉

故中順大夫龍州府知府葉公墓通碑銘

實德大夫正治上卿文部尚書前

國史總裁 奉和王

實善大夫 兵部尚書德興孫 原貞書

實善大夫南京吏部尚書致任同郡親 驥萊頤

公葉氏諱斌字周道史字履道楚名臣元諸葉之後

以所食米為氏居南陽至晉有諱檢者為括蒼太守

因家焉其後又徙上虞至公方七世高祖萬曾祖希

曾祖明父良王皆不仕公天性明粹志讀書蚤喪母

重八又喪父皆能以禮居喪不惑于流俗嘗文學于

鄭陳文昭孺李純仲子二先生皆元故老博學有文

章喜公為志為之頌竭底裏由是學行大道洪武年



史公以明經取進士第得定養母在兵荒之餘民亦
安業公勤丁恤守流亡來歸丁已坐累謫涼州公處
之泰然曰吾無愧于心凡矣日杜門為學有詩寄子
曰不須信達道窮達信此冲史說世斯又說身兼作
賦以見志士大夫猶居邊者皆字之守將向守侯宗
茂亦延致家塾為子師已拜宋督陝西提督副使羅
輝江知府劉鵬上虞知縣李作中皆屬其學任史
事遠赴為翰林編修又有言其可任就塞者後陞廣
西按察使事用法平恕獄無冤濤吏畏而民愛之嘗
與釋三道即出按部至還江會洞餘出使史氏尚尚
欲適去止以公備風公請少壯公曰我女汝適民何
傳以妾即今科丁壯立保伍為守督計頃之報在急

公下今如故不為劫寇亦平不致坐永樂初以史事
連被籍徙海田故廬故書數篋事尚道之仍

命典史事書成改考功知中公道選人材為第高下小
大各適其用尚書塞公泰公年德高遠一以憲繼任
之他不測以事累借奉政大夫四年內成同考會試
會修永樂大典徵天下名儒入充副總裁陳傑立刑
旁加建明士論阻當以年高

詔出入不增泰嘉七年己丑同典會試文衡

仁廟在東宮備然聖學承詔擇儒臣倚講論公預為其言于
上必有闕于

君德治道之大者非是不以陳為知中九年進階中項
大夫食品條職如故不著柔靖公堂曉誤以為殺他職



御羊丹書投之至今實為久之必引年求去不許乃自
言于吏部曰欲老矣過余後程循叨祿在朝人所謂何
上若不棄爾得不如致小民庶幾改蜀一吏部以開即拜
饒州知府公先教化後刑罰與行去書雖好推察氏
無惡良皆愛之如子水旱為災爰看已出每齋沐設禱
必獲有年人以為德之應郡故有德堂銅治而丁調下
城他郡公為力言十郡改司待議四之一將方營造工
之受役者當給糧臨其家布政司于饒州才達輸月
而八萬石俗之公謂非戶部惠不可衆謀無利其使
請必從公終不許未幾郵符下其先入倉者皆反之
撤斛資耗編惠民始准歲率茶拜公先見之明布政
司亦自愧其河行凡再遷職

京師皆以世民德年獎政去時吏為惠然謂饒之風
俗厚其氏為化有訟者必以理諭民知公之愛已也
多涵洽而器有婦代前夫子訟益欲資其教夫公獨
知其故窮詰之以母子不慈為詞公曰爾不慈于子
何忍將其父而從人耶婦慚淚狀遂去由是無理者
不敢至其庭訟簡刑清民歸德焉戶口增至十一萬
三千士之取科第者加數倍于昔公堂贊長聲重賴
鶴鬚年益高而炳理益明遇事益看無正為者實賦
詩以自適十九年卒且八月有疾作書戒子孫以睦
宗族和親姻室義誼刊母昭踐于世尤以不能報
恩國為慚是月二十一日卒于郡解之正寢埋其正元
至正壬午三月初六日享年八十郡人無不皆感其成

官興之哀 薛奉樞選以壬寅正月初六日禮葬上
虞二十一郡 縣家翁薛氏星山而麓配周氏賢而克
家先公一十一年 卒命吳馬子男二孫可用可有士行
皆登世孫男五倫 奉年俊應州學正偉以子貴封南
原列部主事 儲先年情首刑年趨稅課司大使曾孫
男六輩於學生 年先取進士命為松江知府嗣生蕭
伍佑孫七女皆 嫁為士人妻公平生為文甚多統規
每集被建時 進任

仰覽付秘閣 今所存者送朝景芝山堂 但進景及汪廷
諸義齒于家 公孝友仁慈好善 衆義弟魯道 扶于治
生無厚業 婦家欲離 婚公即以已產 盡之終身不復
言其自處 徐壽 雖位望之重 比封君而 昔然不異布

衣時人有過 夫婉詞誨諭 使知改而 正不啻 強言遠
色然內自外 和雖詞氣寬平 而所守有 不可奪者 情
極厚書手不 揮春其析著 述必惟于 義理之正而有
益于世教 蓋于漢魏唐宋 諸大家無 不學故其所 立
蔚然有 藏名當世 而可示法 于後來 於乎公 有德行
文學之美 而又兼 政事之長 誠一代之 鉅人 君子未
歷三十五年 而象道 亦有碑 銘至是 竟來

京師以 校所為 狀采于 銘予從 祖思忠 與公同 取法
或和科 進士第 及公來 翰林予 亦奉從 諸公後 蓋于
公猶矣 則今銘 墓其可 辭銘曰

葉氏之先 實楚名臣 源遠流長
子孫振 暨公承之 乃率進士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奮跡文車

寵命日天

公既考矣

皇州殊錫

必有徵言

庶幾寡尤

人之愛公

民心則在

貴莫斯伴

垂耀無已

揚參政事

克奔走陳

加乃常標

顧守一州

湖山之閑

不異公子

圭弟之化

公安于此

任陞詞林

作公則賢

仍乃類族

忠以屏衆

廉環千里

公邇不歸

百世之思

指德有錫

右先曾大父坦齋文集一冊凡五卷共八十五篇

先伯考與大州學正暨

先考府君存日又歲于家將壽祥以諾我後人正統

間鄒陽許君泰海任化卿大夫時力請刊行先伯考

感其忠厚遂以金棊并之不意其所居厄于大焚燬

不存先伯壘考每言及于此痛憤不勝竟自涉仕途

于兩京及鄉里免羅尊頌并于故楮共得若干萬借

經筵講義并處

制諸作供其可得迨司敘仕歸感

愚之餘躬自抄錄成快託

南都舊友卿宗毅張潛之請募故善刊刻者刊刻成書鳴呼



先曾大父白

國初以文名使今然然無胡罪孰甚焉姑以見存諸作
錫梓以傳後者得者當靖成之謹識
咸化丙午六月望日不肖曾孫芳兒百拜謹書

經齊文集考及香齋家藏書物等之是為世傳奉命書量影抄
三冊學務多聞文若字法補校閱讀一遍不烈識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2025.02.28 國立中央圖書館, 臺灣, R.O.C.



